

# 钟声

Zhong Sheng



千里共婵娟—二零零七年美东校友聚会

位育67届高中上海聚会

往事

介绍汤沐黎

一个普通人参加哈佛大学2007年毕业典礼的遐想

Kiss me 我的第三故乡——奇士美

初学国画

位育中学校友会北美分会会刊

Volume Forteen



部分美加校友聚会于翠峰宅邸，2007年5月27日

位育的  
下一  
代



千里共婵娟  
2007美东校友聚会



部分校友在宾夕法尼亚州长木公园留念，2007年5月27日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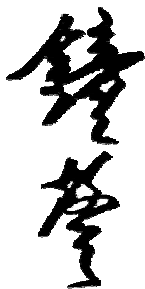


几个老搭档在醉嘉禾亭邸

大家在一起商讨如何  
把校友会办的更好



封面画：叶秋怡



**ZHONG SHENG**

位育中学校友会北美分会会刊 第十四期



## 本期目录

千里共婵娟—二零零七年美东校友聚会	2
位育67届高中上海聚会	6
往事	8
介绍汤沐黎	13
一个普通人参加哈佛大学2007年毕业典礼的遐想	16
0304	18
Kiss me 我的第三故乡——奇士美	20
吵遍全世界	24
现代人开会记	26
纽约高中杂忆	27
记事文两篇	28
初学国画	30
校友会会费收支表	32
北美校友通讯录	35
Wei-Yu Alumni Association Membership Form	47
征稿启事 / 编者按	48



# 千里共婵娟

二零零七年美东校友聚会

六七届高中 徐慧丽

2007年的海外校友聚会自5月26日起至28日为期三天，是位育海外校友聚会有史以来历时最长的一次。聚会地点位于美国东部的宾夕法尼亚州和新泽西州。参加聚会的校友来自两国九州。两国是美国和加拿大。九州是加利福尼亚州，内华达州，犹他州，伊利诺斯州，密西根州，弗吉尼亚州，纽约州，新泽西州和宾夕法尼亚州。校友们有的穿云越雾从空中飞至聚会地，也有的横跨数州驱车一至两天到达目的地。大家长途跋涉，忘却疲惫，欢聚一堂，真可谓是千里相会一线牵。这牵引我们走到一起的线，便是位育情结。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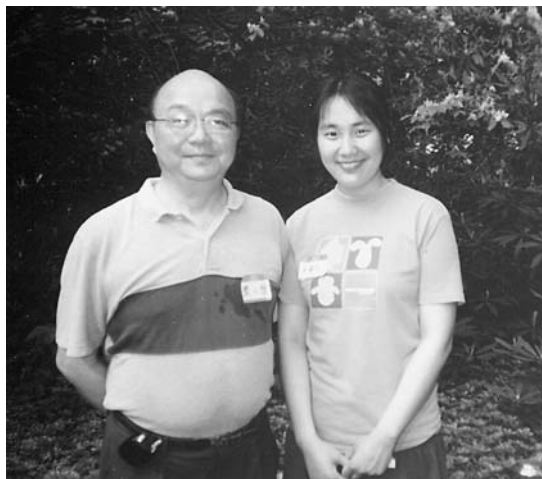
聚会中最年长的两位校友：  
六五届高中张人德（左）和王家斌。

5月26日我们在校友薛嘉禾家聚餐聊天，合影留念，观看位育录影，聆听即兴演唱，商议海外校友活动的事宜。这一天，各地带来的美味佳肴和主人的独家烧烤色香味俱全，花色繁多，使人应接不暇地尽情品尝，欲罢不能，一饱口福。5月27日我们拜访了66届初中校友黎瑾。主人介绍了其漂亮宅邸自行构思建造的过程。在黎瑾夫妇的陪同下，我们参观了美国清教徒的聚居地，欣赏了描写清教徒生活的电影故事，餐馆聚餐。然后我们游览了美国名胜长木公园，观赏了难得一见的公园喷泉和焰火。是日从一个景点到另一个景点，校友们长长的车队浩浩荡荡地奔驰在公路上，令人赞叹不已。第三天我们聚会于新泽西州的大西洋城，游览，美食，聊天，聚首川普大厦，漫步街头海边，欢声笑语此起彼伏。

离乡越久，乡情越浓。聚会期间，故友重逢，

互道问候，惊叹变迁。数十年光阴荏苒，犹如弹指一挥间。大家回顾过去的校园生活和恩师教诲，漫谈离校后的沧桑起伏，观看录有各位老师倩影的电视碟片，交流工作经验，介绍生活保健心得。校友中有的善解人意，有的热情豪爽，有的彬彬有礼，有的诙谐幽默。虽然各人的性格不尽相同，经历也不同，大家相处在一起，却有一个共同的特点。这个共同的特点就是真诚，难能可贵的真诚。参加聚会的校友中，有几对是青梅竹马的夫妻档校友。以夫妇年龄总数的高低为序，女生为先，他们是必哲新和王家斌，庄一鹗和朱振国，熊谊民和薛嘉禾。想必他们的位育情结更浓于其他校友。

在五月春意盎然的日子里，校友们尽兴度过了一段温馨愉快的难忘时光。聚会后，当每一位参加聚会的校友与我谈及对此次活动的感受时，都用两个字来形容。这两个字我们在牙牙学语时就懂，就会讲，但是讲得不多，听得也很少。老三届毕业前夕，这两个字在我们身边更是偃旗息鼓，寻无踪影。如今当这两个字萦绕在我耳际的时候，我觉得特别欣慰和感动。这两个既通俗又时髦，既不陌生也很新潮的字是“开心”。感谢每一位参加聚会的校友。由于各位的努力和付出，那曾离我们远去的开心两字欣然回到我们的身边。但愿人长久，千里共婵娟。愿位育情结飞越千山万水，遍及五洲四海，为我们带来更多身心健康的校友联谊活动。



聚会中最年长和最年轻的两位校友：  
六五届高中张人德（左）和零五届高中王轶伦。



It was a beautiful spring day. Although my family just got back from Cancun, Mexico early this morning, I was still very excited about the Weiyu Middle School reunion. It was my first time attending this event. How can I miss it? We arrived on time!

The reunion did not disappoint us. My family really enjoyed the party immensely. We loved the various cuisines that were prepared by different families. The food was so nicely presented and was quite delicious. It preserved authentic home town flavors. It beat almost all the party foods I have eaten for the past 17 years. We also enjoyed talking; I have not seen so many alumni before. We talked about teachers, classmates, funny things about teachers, family, and careers as well. We had the chance to ask for and receive advice, and gave suggestions for younger Weiyu alumni. We also chatted about US, China, Shanghai, politics, etc. Time went by so

quickly. It was really a great opportunity to acknowledge our alumni and share their successful stories. We were simply overwhelmed with excitement throughout the entire occasion. I hope that our US east Alumni group grows and expands. I want to let my classmates know that there is an alumni association in the US and I want to entreat more people to join. In fact, my classmates in Australia were jealous of our party here. They want one for themselves. Besides me, my wife and little son also enjoyed the party, nice food, and amiable company.

Many thanks to the host, Alex Shue and hostess, Yimin Shong for their hospitality. Alex's signature barbecue was big hit at the party!

I would like to suggest the establishment of a Weiyu here in the US, and invite teachers to teach at a summer school.

八三届校友 卢瑾



## 二零零七年美东校友聚会



位育中学六七届至今四十周年大庆，美东区校友举办活动躬逢盛会，也是以六七届为主体来的人最多。活动内容丰富多彩，其中最难忘的一幕是蒋青同学精彩的即兴表演。

在大家热情的邀请下，蒋青献艺。第一段是京剧清唱《三家店》，杨派代表作也是京剧当今老生头牌于魁智经常演唱的拿手唱段。开口唱出第一句“将身儿来至在大街口”就韵味十足。蒋青他一丝不苟，双手作戴铐状唱完了这一大段老生著名唱段。一板一眼浸透着英雄末路的苍凉。同学们一面叫好一面热烈呼喊“再来一个！”。会家不忙，蒋青接着演唱苏州评弹。这一段是有名的选曲《看灯》。唱词有趣气氛活跃，听来至今犹觉“前面一只猢猻精”“全是法海迪格害人精”声韵在耳。两段各具特色的表演印证了蒋青同学称得上费城于魁智的雅号，并且在多才多艺方面还要胜过一筹。下得台来，在个别交流中蒋青他余兴未尽，又唱了一段上海说唱《金陵塔》“金陵塔塔金陵”，哼了两句锡剧《双推磨》“前面好像龙吞水，后面好像白浪翻”。早就听说蒋青是家学渊源，他母亲（蒋伯母）既是著名的电影演员又是出色的京剧票友。同学四十余年，这一次

### 补遗：

在聚会期间，有一好事之校友突然在薛嘉禾后院发现一株植物，拔出后称其根极似人参，一场草本和木本辩论之后，就差当场命名为薛氏人参。

校友罗格斯大学洪钧言教授闻讯赶到，仔细观测之后，说带回去研究研究。还有几位校友，也各人带了一株回家。七月有余，未见结果，或有人已经成仙，不及告知。看来要投资薛氏人参农场还要等一阵了。

七六届校友 吴攸承

真的饱了耳福。实在很可惜没有住在美东区，欲一饱眼福正式领略舞台风采不知甚时才再有机会。

位育校友来聚会，旧雨新知相见欢。交谈之间发现不光是对以前未曾谋面的新校友了解甚少，就是几十年的老同学也还有很多信息是十分新鲜的内容。信息社会，讲究的是信息量，追求的是信息传播交流速度。

慎重建议扩大信息量，特别强调信息最佳全面化以达到与时俱进的要求加强交流的目的。比如，我在一家大公司上班，年年暑假都有暑期实习生前来公司实习。从地区的大学生中学生一直到麻省理工的博士生，参与科研范围包括摩擦学润滑失效齿轮轴承甚至于纳米新技术等等。有没有实业界的实习经历对于在校生成来说是今后面试求职的一个重要的方面。能为与位育无关的他人提供可能的机会同样也是能便于位育校友子女作为考虑的一个实习内容。

再比如，这次和叶善章老同学久别重逢，话谈之间她介绍醋蛋防病治病的经验参考，颇有受益。再一个实例是大家讨论来美后的过敏问题，到底几年后会发作各种观点众说纷纭，最后由一位纽约皇后区的校友医生一锤定音。甚至于校友家属也能参与信息交换，比如还有一个例子就是我先生和蒋青同学都是戏迷，有机会相互切磋交流戏曲欣赏，在北美相当难得。于是，建议尽可能地扩大校友录的信息量，诸如专业方向可能为校友提供何种方便的咨询甚至于个人爱好特长都可以列在其中，只要不违背自愿披露的原则。不满足于极为简单的行业分类信息。这样，位育校友交流就不仅仅是单纯怀旧而且是携手共同前进的出新。

六七届高中 华非非



薛氏人参

六十年代中叶，位育中学（当时叫五十一中学）在每年八月中旬举办“校友返校日”。到了那天傍晚，校友们就陆续来到位于复兴中路上的位育中学校园。时

序应该已过立秋，夕阳西下，清风徐来，吹散了白天留下的暑气。校友们按班级聚在一起交谈，时时传来阵阵欢声笑语。当时我还是学生，但我的大哥、二哥是五七届和五九届的毕业生，我跟着他们参加过几次活动，这一番情景我至今还能记得。最有兴味的是看各年级的签到簿。一般总是毕业得晚些的年级来的人多些，年代越早，来的校友越少。有时候还能见到五十年代初甚至四十年代的校友签到的名字。位育中学建校于一九四三年，所以四十年代的校友应该是最早的了。在我一个少年的心目中，二十年已经是很久远以前的事了。

二零零七年五月和我太太宓哲新（六七届高中）去美国的费城参加位育中学北美校友会的一次聚会。去的路上，我暗暗希望这次去能有机会见到几个四、五十年代的老前辈。想不到到了东道主薛嘉禾家后发现，我和另一位校友张人德兄是这次聚会中年级最高的两个人。张人德兄是我们年级二班的，我是四班的。在校那五年，我跟他仅打过一、二次交道。毕业四十二年，也没有见过他。但是我仍记得他的长相，还记得他说话的声音挺响。现在，在费城郊外薛嘉禾舒适宽敞的住宅外的大草坪上见到了他，又一次体会到老校友重逢的那种心情。

这次聚会来参加的有各个年级的校友，有的还带了家属和孩子。年级最高的是我和张人德兄；年级最低的是零五届的王轶伦小朋友。来的最多的是六七届高中的，其中如蒋青、俞沐民、杜瑞瑞、罗申逸等在七十年代有过交往，但此后也有二、三十年没有见面了。见到他们，又是一番感慨。华菲菲夫妇曾到多伦多来看过我们，转眼间又过去了几年。几十个人聚在薛嘉禾家的屋子里和参天大树环抱的大草坪上，或是品尝大家准备的各式美味佳肴，或是三五成群地围在一起交谈，气氛既轻松又热烈。聚会进行到一半，所有到会的校友在草坪上围坐一圈，讨论北美校友会今后如何开展活动。坐在这儿的校友，有第一届五年制试点班的，也有二十一世纪初入校的，年份跨越了三、四十年，相当一部分人在这次聚会以前从不相识。各人的经历、职业、兴趣爱好也很不相同。但是我们很快就找到了相互沟通的最佳交集，讨论很快就切入正题。不需要长篇的开场白，也没有不着边际的空论，每个发言的人都提出了很中肯的意见和可行的建议。恍惚间，我好象又回到当年的五十一中学，参加班级里的一个会议，跟自己同学在热烈讨论着什么。我现在回想起来，觉得这个会开得有意思，让我看到了在我们校友之间确实有一根无形的纽带把大家连接在一起。希望我们今后有更多的机会相聚在一起。



十二月中旬，王敦平校友从硅谷来华盛顿 D.C. 看望姨妈郑念女士（见上期〈钟声〉介绍），在 D.C. 和巴尔的摩之间的周嘉瑜校友于 15 日中午在家里组织了一次欢迎她的聚会，邀了附近的倪凡，杨维礼和黄承海老师的女儿黄镭参加。在费城的蒋青闻讯后也乘火车赶来。这些老朋友几乎都是文革后期离校后就未重逢过，所以谈起大家几十年走过的不无相似的路，共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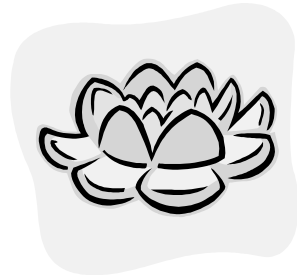
熟悉的人和事来分外亲热。周嘉瑜夫人迟宗景的烹饪技艺早已声名远播（见第 11 期〈钟声〉黄承海

## 华盛顿 D.C. 小聚

六七届高中 蒋青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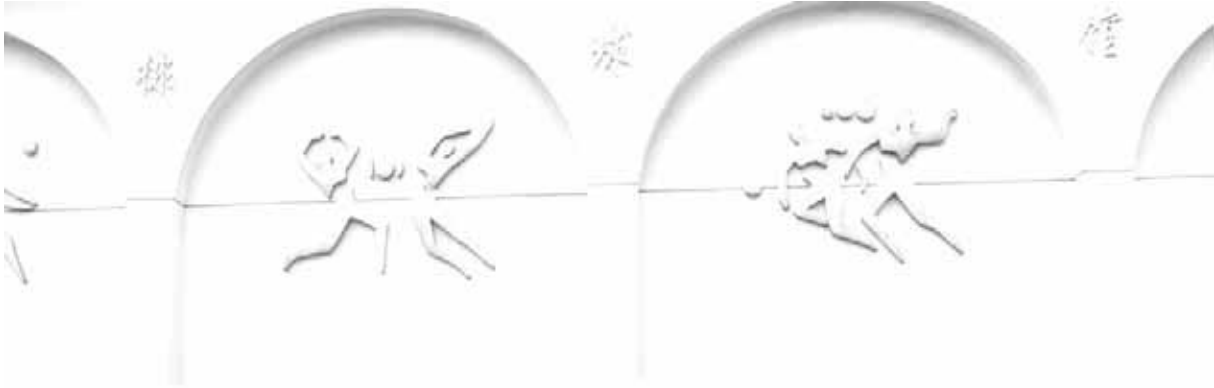
老师的文章），这次大家又享受了一桌精美佳肴。更巧的是她和王敦平还是小学同班同学。饭后，随着电脑输出的伴奏曲（软件解读已输入的五线谱），周嘉瑜表演了

他拿手的二胡，板胡，中胡〈良宵〉，〈白毛女〉等名曲，并应大家要求与蒋青合作了一段现代京剧〈红灯记〉。聚会在下午四时左右尽欢而散。照片见封三。



# 位育 67 届高中上海聚会

六七届高中 薛嘉禾



1967 届高中校友于2007年10月28日回校举行毕业40周年盛大庆典

十月末的位育校园，风和日暖。本人有幸在位育 67 届高中毕业 40 周年的聚会上放映并解说我们北美同学今年 5 月在费城聚会的录像碟片（DVD）。我在简短的开场白说：“我们中四十几位同学在 80 年代负笈远游，在北美异国他乡生活，学习，工作二十多年，然拳拳之心对于位育母校，萦怀不忘。这里我放上一段我们今年 5 月在费城聚会的实况……”。我对于 DVD 中每位中四校友都作了最简单的介绍。当我信口说道：“这是中四二班的蔡康非同学”时，引起同学们的哄堂大笑。大家异口同声地说“是华菲菲”，此“菲”不是那“非”，看来大家看得很专心。看来华菲菲的孩儿脸在同学中印象仍

然深刻。会后大家对这个录像反映很好，都说这是四十年后第一次看到许多同学的动态形象。光阴荏苒，日月如梭，录像中的我们都已老矣，大家都感到不胜感慨。

这次上海的聚会搞得很好，我们看到了当年辛勤耕耘的老师，包括德高望重的朱校长。同学们在一起兴致勃勃，谈笑风生，颇有时光倒流之感。十年浩劫造成的一些隔阂似乎已灰飞烟灭。正如古诗曰：“是非成败转头空，青山依旧在，几度夕阳红。”“一壶浊酒喜相逢，古今多少事，都付笑谈中。”分别时我们都互嘱保重身体，相约毕业五十周年能再相聚一堂。





市场经济横扫全世界,互联网 (the internet) 沟通每一国家每一个人,在这个国民生产总值快速增长的时代,优良的教育制度能为竞争世界打下最强的基础。为什么呢?因为经济全球化,雇主和雇员不再受距离限制。聪明能干的雇员,无论在哪一国家,都能找到理想的职业。而能力差的雇工,即使生在经济繁荣的国家,找好职业不容易。

位育中学以高质量教学昭著,值得为母校自豪。

我一九七三年离开中国去德国。先上大学的进修班,考试

很多。依靠着位育中学的好基础,专心念书,班上总考前几名。现在跟来美的位育中学老同学聊聊时,知道每个人的经历都很相似。数理课都念得很好。

中国的教育制度可也有很大的弱点。我感到最遗憾的是所有在中学学的历史完全白费,白背。研究历史的主要目的,是理解过去,对照今朝,预测将来。现代历史约三千年,天灾地祸,朝政翻覆,应有尽有。如果能客观

地,用科学证实的方法来研究,可增益多少智慧!

为了防止独裁上台,德国,美国及西欧直到现在继续分析希特勒当政的历史。为了防止美国总统独揽大权,美国对尼克松水门丑事 (Watergate scandal) 大作检查。现任美国总统布什,又滥用大权。媒体已发表了很多报导,揭露内情。仔细检查为什么当初美国国会及整个媒体

被布什政府蒙蔽,打进伊拉克。

布什下台后,会有更多的报导。公众揭丑。只有这样,才能护卫法制,保障民主。

## 二十一世纪的教育制度

位育六七届高中 刘仁

中国二十世纪的历史,天翻地覆。变化很大。研究的材料应是丰富多彩。尤其对我们经历了文化大革命这一代来说,能把这段章节给下一代分析清楚了,提高每一公民的民主意识,再不要让一整代的人废弃年华天才,中国才能不仅在物质上,也在意识上,真正跨进二十一世纪!

## 悼念立勋学兄

位育六七届高中 薛嘉禾

章立勋学兄今年7月1日在美国与世长逝。他是位育65届 (Junior) 毕业生,初中的时候是我同班同学 (初中六班)。立勋走的时候只有58岁,按当今的健康水平,也算是英年早逝。值此今年“钟声”即将刊出之际,我写此短文以表达我们位育校友对立勋的哀思。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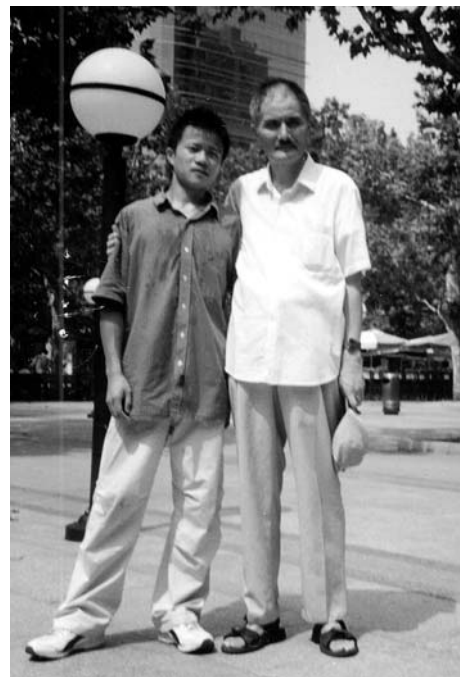
少年的立勋聪敏好学,天文地理,文学历史无所不晓。我当时很喜欢与他“对吹”

(“侃大山”也),海阔天空,无所不谈。青年时代的立勋崇拜托尔斯泰,追求人道主义,理想主义。他告诉我他最大的理想是扶助贫困学生完成学业。立勋特立独行,我行我素,有时难免颇遭争议 (controversial), 在人生的道路上历尽坎坷。然而不论外部条件如何困难,都未能改变

他理想主义的初衷。

立勋出身于一个书香门第,在家中排行老三。其父章寿朴是我校物理老师,专教高中数学,人称“电学权威”。其母蒋氏专精中医妇科,上海中医界名医。出于继承母业和悬壶济世的理想主义,立勋在文革结束后考上上海中医学院。他曾任职于龙华医院中医外科。赴美后他潜心中医理论教学研究与发扬光大。虽然多次失业,生活不稳定,但却甘之如饴。

立勋学兄先走了,走的时候孑然一身。我们同学一场,朋友一场能不伤感惋惜?呜呼!哀哉!愿立勋早日魂返故里,愿吾兄在天国安息!



这张是章立勋校友和他支助的青年学生合影。在章立勋同学病重期间,承蒙多位校友资助,特此鸣谢!

编者按



# 往事

67届初中 韩维平

从1964年进五十一中学到1968年离开学校“上山下乡”到东北军垦农场,短短的四、五年中学生活距今已经四十年了,那段时间虽然不长,却正是我人生中的一段重要历程.悠然往事难以忘怀.

1964年夏,我们这批“大跃进”(1958)时期入学的儿童正面临小学毕业报考初中,填写报考志愿书的时刻.我所在的小学名叫“交大员工子弟小学”,是我家所在地“交大新村”一些大学教职工家属在1958年响应“大跃进”的号召走出家门创办的,以解决第一次人口出生高峰后的入学高峰.公办小学供不应求的困难.其性质大该是民办的吧!几间简单的平房就成为教室.后来教学质量不错,交通大学接管,成为“交大附小”.那是我离开小学以后的事了.

我是小学的第一届毕业生,当时非常羡慕离开父母看管,住读的学校生活.加上初中生牛犊不怕虎,志愿书乱填一气.于是我的报考志愿就成了这样:(一)上海中学,(二)五十一中学,(三)南洋模范中学,(四)徐汇中学,(五)宜山中学,凡是我知道的好中学,全市招生的和全区招生的我都填上了.后来,我才知道这是一种非常可笑的填法,尤其是前三个志愿,都是所谓的重点中学,录取分数不会相差几分,考分不入线,一个学校不收,其它两个也不会考虑.

我的考场就设在五十一中学的员工食堂内,没有老师和家长的陪同,我和几个我们小学的考生一起坐公共汽车前赴考场.考试结束后,更是连公共汽车也不坐了,节省五分钱的车钱,走路从复兴中路回到虹桥路上的“交大新村”,自己自信考得不错,回家的路上破天荒地花了二角钱买了一瓶“正广和”桔子汽水犒赏自己--那可是难得的奢侈享受.

发榜前几天,小学的老师大概提前从招生办知道了录取分数线和我们小学考生的成绩,告诉我父母,我们小学考生都考得不错.我考得最好.父亲开始张罗给我买洗脸盆等生活用品.我也自以为能进第一志愿学校--上海中学了.可是当我接到录取通知书时却是有些失望和不解的,怎么不是上中而是五十一中学,带着一点疑惑我到五十一中学报到,被分在中一(8)班.

不愧为重点中学,一进学校就有一些传统教育,我印象最深的是有一次,一位考进“哈军工”的学姐身穿崭新军装来母校给我们新生讲话.记不清她具体报告的内容,但身着戎装,英姿飒爽的模样却令我羡慕极了,不由脱口而出:“将来我也要考哈军工!”“哈军工政审严极了,听说只收革干和革军子女.”新生群中不知谁小声地嘀咕.这句话飘

到了我耳朵里,我愣了一愣.在这以前,我头脑中还压根没有什么出身,成份这种概念.回想起小学进中学,我父母是大学和机关的一般工作人员,我在报考志愿书上家庭出身一栏填写的是“职员”,这还是我父母代填,我不认为跟我有很大关系.只不过是一种例行公事的形式罢了.现在看来满不是这么一回事.因为我们小学一位女同学的考分不如我却被上中录取,她的父亲是交大的一个处级干部,老八路出身.1964年是初中入学高峰,不是所有达到分数线的考生都能满足自己的志愿的.家庭出身成为分数之外的另一个标准是顺理成章的.这大概就是我自己以为考得不错却没有被第一志愿学校录取的原因吧!值得庆幸的是招生办的老师大概也不忍心将我这个达到分数线的考生再往下推,于是我才被第二志愿学校录取.这就是我第一次从社会现实中接受的党的阶级路线的教育.那年,我十三岁.

党的阶级路线是:有成分论,不唯成分论,重在政治表现.这个公式似乎对任何出身的人都适用.但实际在我的心中却理解为人是等级的.不久就有同学告诉我,班里的一位同学模仿毛泽东的中国各阶级分析写了一篇我班同学的阶级立场分析之类的文章或日记.其中对我的分析便是小资产阶级的摇摆性,动摇性,革命的不彻底性.是革命的对象而不是革命的动力等.如果是现在知道这是对自己的评价,我可能会哑然失笑.美国总统还有人骂呢!何况仅仅是说我摇摆动摇而已.而在当时却象一块大石头一样压在我心头.写文章的同学是工人出身,中国最先进的领导阶级,而我是非劳动人民家庭出身,先天就决定了一个是革命的动力,一个是革命的对象.

那是我们的回家作业有这么一项,隔几天就要交一页小楷毛笔字的练习.有一次,我信“手”开河,将当时读过的书,看过的报,人名字句乱写一气,想到哪写到哪.什么大跃进人民公社总路线.红岩江姐许云峰,烈火金刚,林海雪原铁道游击队.写的东西横看成文,竖看不成章.可是说也巧就把某一个英雄人物人名与叛徒,汉奸等贬义的词句靠得很近.我们当时的班主任,语文老师龚稚玉用红笔给我划了几道,大概是提醒我不要乱涂一气.正巧我的作业被潘阿虎看到,他大惊失色地对我说:“你真反动!”我吓得一句话也说



## 往事

不出来,几乎哭了出来.反动学生的后果我是知道的,我们学校有一位高中生叫张长建,学校游泳队的尖子,大概是国家一级运动员吧!据说是偷听“美国之音”.全校通报,开除学籍还是留校察看我也搞不清了,反正前途是毁了.功课再好,也进不了大学了.还好,我的“反动”作业并没有被上纲上线扩大化,龚老师没有联想到那么多还是故意放我一马我不得而知,反正我要感激她没有抓住阶级斗争的苗子置我于死地.而是不了了之.祸从口出,祸从手出的例子在当时难道还少吗?

从此对我来说,小学生活中那种单纯的童年已经过去,进入少年时代的我要谨小慎微地面对阶级与阶级斗争的现实,千万不能沦落到革命的对立面,成为反动分子.我的性格在这时也起了变化,不象小学时那么开朗自信,而逐渐内向,不爱多发表自己的意见.

1966年文化大革命开始了,正常的课业停止了,有一天我来到我们班教室,惊奇地发现教室被课桌椅隔成两个区域,靠讲台的一半是“红五类”家庭出身的同学把持,另一部分就是给“黑五类”或称“可以教育好的子女”安排的,我被当之无愧地安排在“黑”区.“老子英雄儿好汉”“老子反动儿混蛋”.阵线截然分明.从那以后同学中的关系每况愈下.非同类的同学成了对立面,而作为“可以教育好的子女”,同类之间也谈不上互相信任.谁也不敢畅开心扉诉说自己的委屈,否则极有可能被扣上反对毛的革命路线,反动串联等莫须有的帽子.

全国大串联开始的时候,我与倪凡,朱邦贤这些“可以教育好的子女”有幸作为“红外围”由“红卫兵”带领参加了大串联.这大概也是革命的需要吧!我只带了一条小被子,倪凡带了一条稍大一点的,那时是深秋季节,晚上睡觉很冷,于是我和倪凡合伙,我的被子垫,他的被子盖,我俩屁股对屁股,躬着身子一人一头,分两头睡一个被窝.按说亲密到如此程度,应该可以无话不说了吧?不!我俩同属“可以教育好的子女”绝对不能互相发泄对成分论的不满,绝对不能交流父母被冲击时内心所受的屈辱.人与人之间没有信任,连父母都不敢与子女谈对运动的不理解.人间真情不在,更无知心朋友可言.

1968年夏,更大的灾难落到了我的头上.我父亲在学生时代正逢抗日战争,他响应当时国民党政府的号召,投笔从戎,参加国民党的青年军远赴缅甸抗战.抗战胜利后继续进大学读书,攻读经济,金融方面专业,解放后在交大任教职工作.后因他所学是资本主义经济学,而非马列的政治经济学,社会主义大学不需要,改做行政工作.又因参加青年军是一段“反动”历史,再调到中学直至中学看门.父亲怕影响我们,所以这一段

历史从未让我们子女知道.一天,父亲中学的红卫兵突然来到我们家抄家,并在我家门口贴上“韩XX是国民党军统特务,历史反革命”的大字报.由于一点思想准备也没有,我头脑先中是一片空白,一片茫然,接下来就是无比屈辱与羞愧.我伸手一把将大字报撕去……,结果可想而知.我被押到父亲中学的红卫兵总部,接受两天两夜的批斗与羞辱,直至我写了份把自己与父亲都骂得狗血喷头的悔过大字报,自己亲手贴在家门口,才放我回家.接踵而来父亲中学的红卫兵组织要与我校革委会联系,要将我定为“反动学生”.此时,正面临毕业分配.

我们67届毕业生是有可以留在上海工矿的名额.我是家中老大,弟弟又有小儿麻痹症后遗症,我应该是符合留在上海的条件.可是,可想而知,经过这样的折腾,我这样的出身,这样的成份,这样的表现还有希望留在上海吗?负责毕业分配的“毕工组”根本没找过我,便将我排除出留沪名额.对此我倒是无所谓,上海我此时已毫不留恋,五十一中,我一天也待不下去.走吧!走得越远越好!

这时的同学,“红五类”与“可教育好的子女”面临相同的何去何从问题.毛泽东的最新指示“知识青年到农村去,接受贫下中农的再教育,很有必要”发表,运动的重点就转到了响应毛的号召上.可是即便是这种时候,不同的出身仍有不同的结果.有的同学居然身穿崭新的军装出现在操场上,“光荣入伍”,走后门当兵了!

在我去黑龙江生产建设兵团之前,负责老师告诉我,按照我对抗红卫兵的革命行动,撕毁大字报的性质是可以定性为“反动学生”的,但是因为年轻,今后的路还很长,希望在今后的革命运动中努力改造世界观,这一次从宽处理,不予戴帽.直至现在我也并不清楚,当时我的学生档案中是否有对抗文革的材料,但当时的经历是终生难忘的.或许是“上山下乡”运动救了我,革命小将要考虑自身的何去何从问题,而没有精力再来对我批斗和戴帽了.

多年以后从美回上海探亲,见到小学的同学还是会亲热地叫起儿童时代的绰号,言无隔阂,因为我们的交往是在青梅竹马



## 往事

时期。尽管当时可能打过架，吵过嘴，因为那时我们是平等的，从来没有想到阶级阵线与阶级出身的划分，没有高低贵贱的区别。

见到上山下乡的插兄，也会亲热地砸上一拳：“你小子混得怎样？”我甚至会从上海，北京，哈尔滨一路探访上去，探望的朋友中有出身高干家庭的，有出身知识分子家庭，有出身“黑五类”家庭的，甚至还有一时大意，将毛像章别在裤子上的，当时的现行反革命知青。因为“上山下乡”时已是运动后期，几乎每个家庭都受到冲击。“红”“黑”界限已不明显，你中有我，我中有你，出身，成份界限的模糊反而促使知识青年将与人斗的重点转到了与天斗，与地斗，为生存而斗，不同家庭出身的青年逐步建立起同病相怜的信任与友情。

唯有中学时期，阶级路线人为地将同学划分成不同的等级，人与人之间的信任降低到了最低点，在最容易结交知心朋友与“死党”的年龄不能与任何人真诚相待，没有亲情，友情与信任，整个社会陷于假，恶，斗之中。在这种状态下几乎无知心朋友可言。由于对中学的那段日子存有心结，所以回上海探亲的时候，几乎没有再去探访其他同学与老师的欲望与冲动。

最近从梁同宣与洪钧言那里听说我们中二8班的二十多位同学前不久聚会过一次，不由引起我的触动。我想多年以后的同学，不管当时是“黑”是“红”，是“动力”还是“对象”，也一定有所反思。

至今我已摈弃了阶级斗争与阶级路线带给我的困扰，取而代之以真诚与善良为原则，也就是“真”与“善”。我并非某练功团体成员，但我希望回归中华民族传统文化，进而消灭人与人之间的高低贵贱，至少不要再人为地扩大它。现在的中国领导人也不提倡和谐社会吗？这在几十年前就是阶级调和的同义词。

今年年初“央视春晚”一群农民工的孩子诉说他们求学的心声：“我们不和城里的孩子比父母，我们和城里的孩子比成绩。”我不由想起阶级路线与人为划分等级给我带来的创伤。而现在依然有孩子进不了他们想进的学校，依然有孩子被作为另一个等级对待……。

尽管我认为在五十一中的那段日子是我一生中经历的最不讲人性，亲情，友谊与信任的年代，但它仍是我一生中的一个重要阶段。以下我就想以“白描”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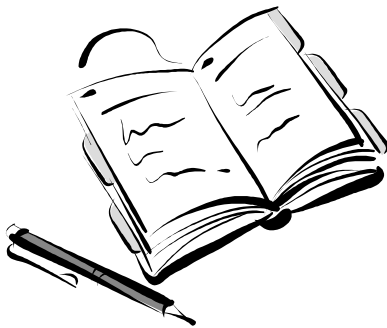
的方式回忆一下那是的部分的人与事，未必“思无谬”，但求“情存真”。

梁同宣，我之所以和他成为朋友，大概是因为他“路线”斗争觉悟不高，尽管出身干部家庭，并不热衷于参加“红卫兵”“造反派”之类的组织，而是喜欢搞“线路”，组装电子管与半导体收音机。他用旧货店淘来的仪表零件帮我组装过一只万用电表，表头的动圈都是他自己用比头发还细的漆包铜丝绕的。一次我们新村一位交大无线电系毕业的大学生（我小学同学的哥哥）要用万用电表，我把这只电表借给他用，并恬不知耻地自吹是我自己装的，令无线电系毕业的大学生对我刮目相看。我经常上梁家去“探讨”和学习，在毕业分配时说好一同到黑龙江德都县插队落户。临最终决定时，我变卦了。我变卦的理由是：我几乎已是最低等级“可以教育好的子女”，几乎与“反动学生”擦边而过，我还是要努力争取到属于沈阳军区的生产建设兵团，以证明我还没有那么不可救药。再说毕竟兵团拿的还是工资，不是插队的工分。当然这个理由不好意思对梁说出口，以至梁同宣临下乡时撂下一句话，我至今还记得：“说是好朋友，一到关键时刻各自分手。”

梁同宣很朴素，尽管当时所有的同学都蛮朴素的，当时经济环境如此嘛！但至少有的同学可以通过一身军装来显示自己与众不同的优越感，有的同学（包括我）还能不时地犒赏自己一点零食，他与这些都绝缘，所有的零用钱都花在买收音机零件上了。他与他哥哥经常都是穿着一双圆口布鞋，就是那种自己糊，自己纳的鞋底，自己做鞋帮，然后找路边小鞋匠把鞋底与鞋帮缝制起来的家制产品。我奶奶有时也帮我做这种鞋，这种鞋实际穿起来透气，挺舒服的。只是外表太“土气”我不愿意穿，宁愿穿解放鞋，而他总是心安理得地穿在脚上。

梁的父母都是身居要职的干部，谁给他哥俩做鞋呢？我常去他家，我当然知道，他家有一位保姆，他们称她为“阿姨”。起先我还以为是奶奶呢。她一有空就一针一线地纳着鞋底，照顾他们一家的生活起居。我想梁的父母关“牛棚”的时候，阿姨在他家更是起了重要的作用。这种关系是互相的，梁同宣一家也从来没有把阿姨当外人，而是当成了家庭中的一员。

我从黑龙江回上海后在上海越剧院工作。梁知道后就托我帮他买越剧票。我不由狐疑，他们家谁要看



## 往事

“绍兴戏”啊？梁告诉我，阿姨是浙江人，非常喜爱越剧。我不由有些惭愧，我对我奶奶还没有这么“孝”呢！后来阿姨年纪大了，“退休”以后留在梁家安度晚年，梁家又找了一位小保姆料理家务并照顾阿姨的生活起居。

大概是缘份未了，梁 88 年来美留学，我 93 年来美私访，我们在美又相见了。经过十几年的奋斗，梁现在是资深的 IT 专家，身上仍保留了那种真诚待人与简朴的生活。住在两房一厅的共有公寓中，开着一辆普通的四缸丰田嘉美车，脚上穿的皮鞋从来不超过三十元（他太太亲口对我说），而把大量的时间与精力投入到自己的信仰中，从事义工。如果要追求个人的生活品质，房子升级，车子换代，以他现在的实力并非没有可能，但他在这方面并没有过多的追求。

受父母的影响，他女儿大学毕业以后想方设法为能到非洲做一名义工而创造条件。

潘阿虎，深度近视眼，戴着厚厚的一圈一圈的近视眼镜，方脸盘，下嘴唇比上嘴唇高，就是俗称的“地包天”，乒乓球打得不错。我们回家有一段是同路。我每天大约有一角钱的车钱，但不舍得坐车而来回走，剩下车钱可以买些零食解馋，如“陈皮条”，“五香桃板”之类。我不知道潘阿虎是否也有这种零用钱。我们同路不久，他便向我借钱：“我肚子饿了，借我五分，我想买块糖糕。”那时买糕饼之类的点心好像是要粮票的，没关系，他自备。从来没学会撒谎的我尽管不情愿，也不敢说没有，不得不借给他。三番五次，有时还有时不还。我好像从来就没有这样的习惯，零食是可吃可不吃的，没有钱就免了，怎么好意思借？甚至我有时早上匆忙忘了蒸饭（把从家里带来的米加上水放入食堂准备好的大蒸笼内）就免去一顿午饭。上马路逛到同学吃完饭再回教室，从来不会想到向同学借钱出去买点糕饼面包之类的。

同学朱邦贤买了一辆自行车，墨绿的凤凰轻便型，全链罩，克罗米书包架。在那个年代几乎就像现在买了一辆私家汽车一样，好多同学都很羡慕。我也是其中之一，但是买不起就是买不起，哪好意思借别人的新车来过瘾。潘阿虎却开口借到。不幸的是骑车不当心，把人家的新车给撞了，前车圈变形，前叉拱起，修去五六块钱，当时那可是一笔不小的数字。潘阿虎到处“化缘”向同学借钱，理由是要赔给朱邦贤修车钱。这时我学“精”了，学会了撒谎，没有借给他。后来不知那笔修车费还没还清，如果没还清，朱邦贤也只好自认倒霉了。

据梁同宣说，他在 88 年准备离开上海赴美留学之前，潘阿虎来到梁家，梁还自作多情地想，不愧为老同学，特意前来送行。后来发现潘阿虎的谈话重点是梁的父亲而不是梁，因为潘当时已是某大报的特约通讯员，梁父当时是驻瑞士的总领事，正逢卸任回国或回国述职，此时特来拜访，大概是为起草一份特约访问的独家新闻而来吧！

当我从北大荒回到上海，在上海越剧院搞舞台灯光工作，潘阿虎还来找过我几次，其中有一次声称单位工会要举办活动，想借舞台灯具。照理老同学，怎么也应想法给解决一下，但我连想也没想就给回绝了。大概潘阿虎也想不到，他还欠我帐呢！尽管加起来不会超过五角钱，他的信用分数在我看来是打折扣的。写到这里我不由为自己气量如此之小而内疚，这些小事为什么还如此耿耿于怀呢？潘阿虎毕竟是我结伴而行的朋友，他是工人出身，红五类出身，但在“红”“黑”分明的年代并没有为难过我。不过这大概也是一种因果报应吧，欠别人的，哪怕是几分钱也是要偿还的，无论何种形式。能在此将少年时代的怨气一吐为快，我俩之间的小账就已结清。今后有生相见的时候，我还是要将他作为朋友的，如再有可尽绵薄之力的机会，我将以老同学的身份尽力。

杨燕萍，女同学，我几乎没有跟她说过话或从来就没有说过话，但印象却是蛮深的。第一，她长得漂亮，大大的眼睛，前额略高，印象中好像有点像影视明星“小燕子”赵薇。第二，成绩好，特别是英文，课堂上老师提问时总是对答如流，不打隔楞。要是现在，一个成绩优秀的美少女会被人家众星拱月般地宠爱的，但在那个年代，人是分等级的（我在前文说过），她出身是资产阶级，到底她父母还是祖父母是“资”字头的我就不得而知。反正她的性格是忧郁和内向的。不太主动与别人搭讪，更不用说跟男生说话了。现在回想起来是可以理解的，这种性格看似骄傲却并非骄傲，而是一种自卑与自尊的混合体。

她的这种自尊并没有保持多久。文革一开始，我们班的红卫兵抄了她的家，抄家时她受到怎样的羞辱与打击我不知道，因为我本身无资



## 往事

格参加这种活动。不过父亲中学的红卫兵抄我家时我亲身经历了这种人格侮辱的场面，我的父母被他们当着我的面羞辱，我被称为“狗崽子”，“老子反动儿混蛋”，当着我父母责骂，还要表示支持“红卫兵”小将的革命行动。已经是“混蛋”了还要表示与反动老子划清界限，人的尊严被打翻在地还要踏上一只脚……。

杨燕萍被同班同学抄家后就极少在班里露面，后来上山下乡去了哪里也无从得知。自黑龙江返城后，大概是87或88年吧！有一位同学李取海上我家提起过杨燕萍同学去了美国。

当我和梁同宣在美相见时，梁同宣还提到杨燕萍。言语之间好像有些内疚的感觉，因为同班同学抄杨燕萍家时，梁也在场。

凭我直觉，一个女孩十三四岁受到那样的羞辱是刻骨铭心的。渡尽劫波后相逢一笑泯恩仇的希望还会有吗？

李平钧老师，皮肤黑黑的没有光泽，不太高的个儿，瘦瘦的身躯还略带佝偻，据说是57年的右派分子。和同学说话总是谨小慎微，唯唯诺诺，全然没有一点师道尊严的样子。靠近他的时候还可以闻到一股劣质烟草臭味，大概不是“飞马牌”便是“勇士牌”之类的烟味。他是我们中二年级时的语文老师。那时我对语文并不重视，还特别讨厌古文，再说他的语文课上得并没有特色。多年以后，当我在美国每天早上开车上班习惯地打开收音机收听当地的华语广播，每个星期四那个时间段有一位专门研修中国古代文学与当代文学的台湾女老师主持节目，名叫张曼娟。她竟然将中国的古代文学与现代文学讲得那么有声有色，从孔子、孟子、老子、李白、杜甫、竹林七贤到余秋雨，无不引人入胜，让我听得津津有味，我才感到原来语文是这样有趣味的一门课呀！

回想起中学时代，我忽然感觉到当时能在我们中学当老师的谁都应该有两把刷子，对中国文化的造诣

绝对不会比张曼娟老师差到哪去。有一次，我在作文中引用了一句“周瑜打黄盖”的俗语，李平钧老师举例后，眉飞色舞，大概正想侃一侃“三国”，发现同学并不注意听，便见好就收了。蒋衍老师在一次历史课上看到同学有些分神，略施小计，题外地侃了一下清朝官员被赐黄马褂紫禁城骑马乃是至高无上的荣誉时，同学们听得目瞪口呆。但蒋衍老师也并没有再多说什么历史趣闻，马上又转回枯燥的书本内容。毛泽东说：“阶级斗争，一些阶级消灭了，一些阶级胜利了，这就是历史，这就是几千年的文明史……”所以嘛几千年的文明和文化有什么可学的呀，有主席的这句话就足够了。

特别是在上古文、古诗词课的时候，往往先要批判，然后照本宣读，很少能像张曼娟老师那种从欣赏、美学甚至是崇拜、敬仰的角度去开拓学生的思维，让学生听得如醉如痴，继而产生对中国传统文化的兴趣。

即使是现代文学，也得要革命化当头。记得那一年有一篇少年习作“茉莉花”登在少年文艺上，好像是我们中学高中生的习作，优美而富有人情味。不久就听说被批评为小资产阶级情调。

我相信李平钧老师纵有满腹经纶，在那个年代哪里敢肆无忌惮地释放，语文课当然也就索然无味了。看到李平钧老师低三下四地对待同学的样子，我有时觉得非常可怜，不由想起自己的父亲。那时我父亲已经调到中学任语文老师，我已经隐隐约约地从父母口中得知是历史问题，但不知是什么历史问题。父亲在中学的形象难道也是如此吗？果然不久，父亲身上也沾上了一股劣质的烟草味，而在以前父亲是不烟不酒的。文革开始不久，李平钧老师便被中学的红卫兵小将关押。到底什么时候恢复人身自由我记不清了，因为我自己都已身陷风雨之中了。

在我们67届初中生毕业40年之际，谨以上文表达我在五十一中8班时的真实感受。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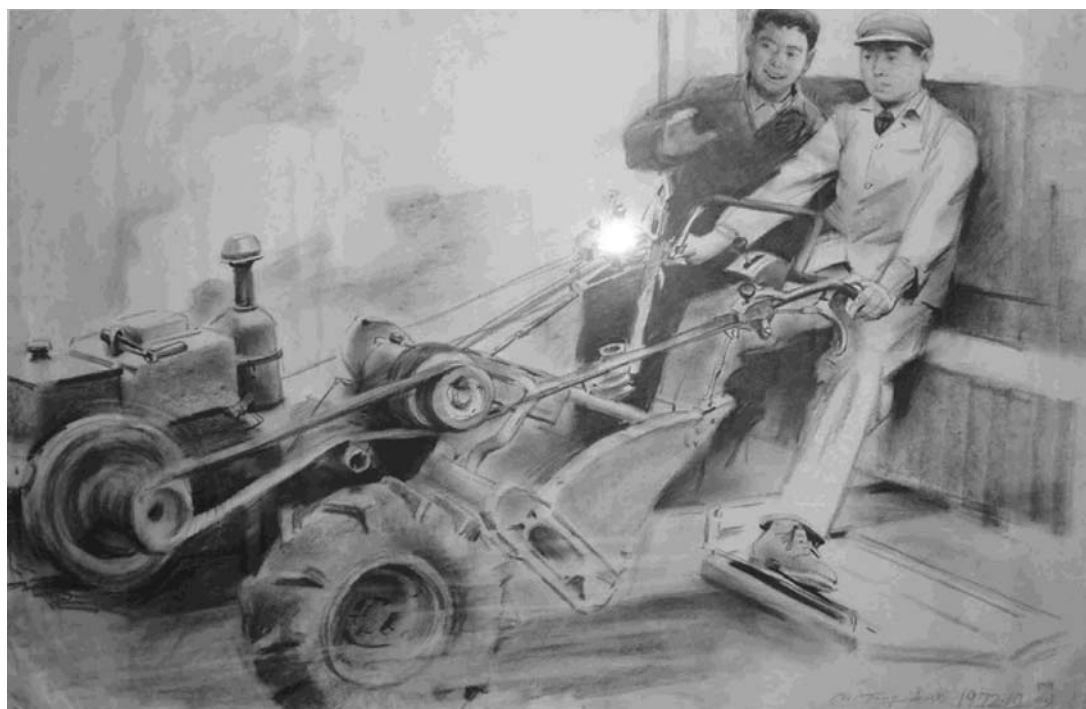
### 金荣熙老师给吴做承校友的信：

你好 国庆期间受到你寄来的“钟声”很感动。我何德何能多次麻烦你只能在这里道谢了。这学期我已从教学第一线退下只做“顾问”今年教师节学校评我和另一位老师为名师 举行了有新老位育老师三百多人参加的庆祝会，44年的教学生涯就这样画上句号。附上三张照片 其一是会上我把青年教师给我的鲜花献给我初到位育时的教研组长叶萱薇。她已90高龄，另一方张是6月份我给当时高二学生上最后一课时学生给我照的 还有就是今年9月我到浙江农家游在水库附近拍的。回上海已一年多了 还时时会想起这令人神往的国家以及你们大家的热情。有机会代我向大家问好。顺颂秋祺。



## 66届校友、著名画家汤沐黎应邀向学校赠画

梅振伟



汤沐黎是我校66届毕业生，曾就读中央美术学院。81年赴英国留学，84年获英国皇家美术学院硕士。曾被彼德英乐斯基基金会评为全英最佳艺术家之一。95年赴美，在纽约画赛中多次获奖，现居加拿大蒙特利尔市，潜心从事绘画与诗词创作。不久前，汤沐黎回到学校参观。近日，他应邀将一幅反映他当年下乡知识青年劳动和学习的素描画（上图）赠送给学校。左图为汤沐黎（左三）与位育领导合影。

# 油画《转战南北》辗转南北

——著名画家汤沐黎失踪近30年作品复得记 施雪钧

在失踪了近30年后，一幅再现毛泽东、周恩来等伟人风采的大型历史题材油画《转战南北》，近日在上海失而复得，修复一新后重见天日。旅居加拿大的中国著名画家汤沐黎喜悦之情溢于言表。日前，他在上海的寓所里指着墙上这幅画对记者说：“在海外的近30年里，我无时无刻不在寻找它的下落，已几近绝望。没想到，这次回上海却在无意间发现并找回了它，这是我25年来三次回国中最令人兴奋的一次！”

## 纪念伟人创作力作

汤沐黎几十年来在英、美和加画坛颇有建树，创作颇丰，可对这幅作品他却念念不忘，这是他早年继《针刺麻醉》和《春雨》获全国大奖后创作的又一幅力作。这幅画是为上海纪念毛泽东逝世一周年大型美术展而创作的。为此，他曾整整耗时一年。之后，这幅作品因其主人的动荡开始颠沛流离，直至不知去向。

## 人物逼真气势恢弘

经过上海油画雕塑院修复一新的《转战南北》气势恢弘。记者看到，画面采用了广角镜式的大视角，再现了一个伟大的历史时代。作品中，毛泽东、周恩来等伟人栩栩如生，威武地骑在马上，转战于陕北。黄土高坡千沟万壑，毛泽东运筹帷幄，大气磅礴的场面，凸现出一代伟人指点江山的英雄气概。粗犷的画风，雄浑的立体效果，将人们的思绪拉回了大决战时期。

## 年年寻觅一朝惊现

30年寻画，汤沐黎“踏破铁鞋无觅处，得来全不费工夫”。原来，1978年，汤沐黎在举办画展后不

久，前去中央美院读研究生，他将这幅画带到了北京。1981年，他远赴英国皇家美术学院前，将画寄存在朋友家中。在此后的岁月中，他的朋友几经搬家，而他父母家也几度搬迁，画就没了下落。由于时间久远，谁也说不清它在何处。之后，汤沐黎前两次回国寻找，每次都失望而归。这次回沪，他在清理房间杂物时，无意间在墙角里发现一只尘封的画桶，打开一看，先是大惊，继而大喜，竟然是自己苦苦寻觅了30年的东西！

## 修复效果令人满意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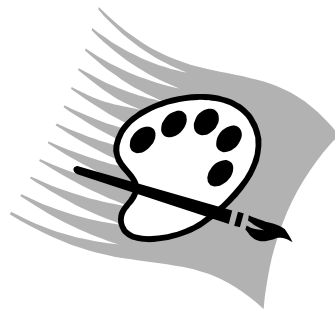
“我一个半月前找到这幅画后，我的思绪都集中在如何抢救它上。几经辗转，又卷了几十年，画的颜色已经脱落，破损面也很严重，如果不采取修补，这幅画就毁了。于是，我不得不考虑留下来修复此画，这一修就是一个半月。上海油画雕塑院的专家们非常重视，尽了最大努力修复了它，而我呢，也将加拿大所有的工作推迟了一个半月。为了这幅画，30年来，我第一次没能与家人一起过圣诞节，但我觉得非常值得。令我惊讶的是，上海的油画修复技术已很先进，服务也周到。现在，画的颜色和画布经过化学处理以及手工修补后，我对这幅画的修复很满意！”汤沐黎说。

## 留在国内以供展览

当记者问起这幅画的未来将如何时，行将起程回加拿大的汤沐黎说：“我将它留在国内，这是中国的革命史，在适当的时候，它将再次展出。因为，这样的画已经不多了！”



汤沐黎在讲述油画失而复得的故事。 戴焱淼





## 诗情画意仙都行——访加拿大著名华裔画家汤沐黎

转载07年02月11日闽南日报 陈锦白 林永锋

第一次踏上父亲成长过的土地，第一次领略故乡的青山绿水，第一次品尝山村的绿色食品，第一次和宗亲交谈、合影留念……

11月15日至19日，“中国电影终身成就奖第一人”汤晓丹的长子——加拿大著名华裔画家汤黎，与母亲蓝为洁、《百岁导演汤晓丹》摄制组工作人员一起回到华安县仙都镇云山村。

在繁忙的拍摄过程中，笔者有幸采访这位著名的画家。“第一次回家乡感受很深，之前经常听父亲讲华安老家的事，觉得福建老家很遥远，对家乡感觉很抽象。我大部分时间生活在大城市，平时在家里说普通话或英语，不会说家乡话，觉得自己不是一个真正的福建人，所以常想回福建老家的小山村看一看，沿着父亲走出去的路走回来，睁大眼睛看看，掏净耳朵听听，这次所见所闻，感到一切是那么的新鲜，故乡山清水

秀，富有诗情画意，每一条道路的转弯，有森林、河流、小船、房子，都很美，都是一幅很漂亮的画，我感到很激动，很高兴，不虚此行。”汤沐黎感慨地说。

“我能有今天的成就，父亲对我的艺术人生影响很大。家父从一个小山村走出来，在上海创业，到全国著名的导演，事业有成，他是我学习的榜样，父亲的创业历程，我们兄弟耳濡目染，使我从小就有强烈的自信心，从不怀疑自己的创业能力；受家庭环境的影响，我从小就得到艺术熏陶，小时候家里有书房，书从地板堆到天花板，古今中外都有，文艺方面的书占主导地位，有很多画册、照片和各种绘画流派，我从小就喜欢看这些东西，我经常跑到书房看书，由于喜欢看父亲藏的英文书，我从小就开始自学英语，不懂的就查看英汉字典，所以英文基础比较好。父亲以前是学画画出身的，当过舞台美工，我8岁时看父亲在画母亲的肖像油画，从此对油画产生浓厚的兴趣，9岁开始学画油画。由于有着良好的绘画专业和外语基础，1980年，我参加文化部留学生考试，以总分第一的优异成绩被送往英国皇家美

术学院绘画系深造，成为我国派出的首批公费美术留学生的一员，我的艺术生涯之路从此越走越宽。”此外，英国皇家美术学院对汤沐黎十分厚爱。除了为他的创作和画展提供便利外，他的导师还为他筹集一笔旅游经费，动员他去世界各地考察。要当世界级画家，必须了解世界。为此他跑了30多个国家，参观知名的博物馆、画展，领略各地的名山大川，学习、吸收不同国家的文化艺术精华。



汤沐黎先生在当年他父亲汤晓丹走向电影艺术天堂的地方——华安县新圩古渡口留下画作。

汤友民

遗照发给4位画家，要每人画一幅小样交上去比，限月内完成。结果在评审团的秘密投票中，他以全票夺冠，无可争议地接受这一光荣任务。

2002年6月3日下午，首都议会大厦荣誉厅中华灯齐放，雄浑的历史壁画和国旗阵列交相辉映，令人肃然起敬。台上紫红色的丝绒覆盖着两画，台下嘉宾满堂，除政府官员及首都艺术界名流外，还有从世界各地赶来的两位前总理后人。仪式开始后，上院院长黑斯与下院院长密里肯分别致词回顾了两位前总理的生平功绩。公务部长秘书宣读了沐黎等两位画家的履历，请他们起立向全场致意。接着两议长缓步向前，揭去两画绒幕，全场顿时掌声雷动，经久不息。

汤沐黎欣慰地说：“我画的天安门、长城、敦煌、丝绸之路、苏州园林……就挂在外国朋友的客厅里，他们天天都能对着中国的一砖一瓦、一草一木，露出友好的微笑。这次回来，我一定要把故乡的美景画下来，让更多的人欣赏它。”

我坚定地信奉平民精英化或者说精英平民化，尤其是在这个伟大的信息时代。这次应邀去哈佛大学参加毕业庆典，纯粹是好奇心推动。俗话说好奇心是所有发明的开端，好奇心会引出一系列遐想，没有遐想，做人就会少了很多乐趣。

邀请并招待我们的是周氏夫妇，来自中国西北部，在广东发展创业，业绩有成，周公子五年来美时是高中生，学业成绩出类拔萃，被哈佛录取，经历了和所有哈佛学子一样艰辛的四年，去年在华尔街实习不到一个星期就被预先正式聘用。这次相聚，很高兴看到周公子经过东部教育的熏陶，出落得一表人才，相貌堂堂，谈吐有礼有节，知识广博。我们衷心祝贺他一帆风顺。

抵波士顿机场，想起当前伊拉克战争的缘由911劫机就是始于此处，感觉异常，周围人们都很轻松自如。波士顿机场周边多年的公路桥梁建筑总算结束了，令人眼睛一亮。

当晚周氏夫妇在哈佛广场的东岸海鲜名店作东，庆贺公子毕业。波士顿吃龙虾是一绝，分1.5磅，2.0磅，2.5磅或更重的，除了清蒸大龙虾之外，新英格兰地

区特定的还有奶酪蛤蚧浓汤。本来是东岸捕鱼人就地取材烹饪的便餐，奶酪，蛤蚧，及土豆而已，后来成为通常美国餐馆的新英格兰和曼哈顿两种奶酪蛤蚧浓汤，前者洁白暖心，后者柿红悦目，都很入味。此外我又吃了7个内松外紧，烤的特别好吃的小面包，饱得连龙虾都吃不下了。

喜欢海鲜的朋友可能看过探索或地理或餐饮频道播放的有关这家东岸海鲜名店 Legal Seafood 的故事。这是一家由海鲜捕捞批发公司开创的海鲜餐馆，Legal 这一非常枯燥又很难翻译成合适中文的名称，是因为当年批发公司给每位采购海鲜的顾客分发象邮票一样的折扣券，称为 Legal Discount Stamp。由于其新鲜的捕捞物，保质保量的菜肴，周到仔细的服务，众多选择的葡萄酒，现在发展到一共有34家连锁店，有兴趣请参阅这家连锁店的网址 [www.legalseafoods.com](http://www.legalseafoods.com)。在此不一一悉数。

世界上所有的人都是平等的，每个学生在一个学校毕业，是由很多因素决定的，无论是社区大专，私立学院，十大公立，或是长青藤学校和其他有名或无

名的学校。但是和我看到过的其他院校毕业典礼不同，哈佛的庆典从五月五日的香槟早午餐起持续到高潮六月七日中午颁发毕业证书餐会，长达一月有余。本届毕业班戏称为007班，毕业的一千六百多名学生中有百分之二十是亚裔，其中二十多人来自中国。

六月六日和七日(星期三和四)是2007年毕业庆典的最后两天，也是所有宾客集聚的机会。六月六日的重头戏是全校教职员校友和学生列队，众多学生代表的告别词和接下来前总统克林顿的演讲。六月七日的重头戏则是嘉奖表扬毕业生，九位荣誉学位的授予，各宿舍主管颁发文凭，校长博克演讲，和微软创始人盖茨的演讲。

下榻的酒店对面就是昆西商场，早上可以在那里的大排档任意挑选欧亚主要种类的点心或便餐，质量好，价格合理，而且很干净。如果有空，还可以在电视连续剧“Cheers”场景的原酒店里小酌。

星期三上午，全校爆满。各界人士，包括校友的列队和家属，据说估计共有几万人，其中最受欢迎喝彩的是教工队，我想这可能是世界上最最有学问的人士集队，所以照了很多

照片。校友队伍里最受瞩目的是低调的凯瑞兄弟和太太，身著藏青西便服淡蓝色牛津衬衫，没带领带。2004年的总统竞选中凯瑞兄弟风度翩翩，虽败犹荣，比2000年总统竞选的戈尔兄弟姿态高，可惜他去年底评论教育时说漏了嘴，得罪了在伊拉克打仗的士兵，并给心怀叵测的共和党人士提供了攻击的机会。

下午克林顿兄弟讲话，头发已全花白，讲话时笑容可掬，他的主题是寻求人类的共同性，其出发点是人类的共性绝对地大于异性，所以这个世界是应该有希望的。我听着好象是我们几千年前的“人之初，性本善”的翻版。

过去来波士顿玩，朋友介绍中国城的“琼鲜楼”海鲜餐馆，英文名为“Ocean Wealth Sea Food Restaurant”，以供查阅黄页，因为那里是十块钱三个龙虾，龙虾虽小也有一大盘，当然另外得点两个十块以上的菜。那时我几乎每餐都跑到那里去吃。这次又想到了，和太座并由从新罕州下来接我们的津善兄弟作东再去，今非昔比，如今是十块两个龙虾，另点两菜，龙虾也很小，绝不超过1磅的。

## 一个普通人参加 哈佛大学2007年毕业典礼 的遐想 六六届校友 瞿德霖

## 一个普通人参加哈佛大学 2007 年毕业典礼的遐想

更有甚者，如今波士顿中国城泊车一顿饭花费二十二块，所以就价廉物美而言，已失去意义了。波士顿泊车费可能是全美国最贵的了，住宿酒店客人每一辆车每晚收费四十块，芝加哥的是十几块一晚，华盛顿的记不起了。

傍晚和津善兄弟去新罕州他的宅邸，一路竟然没有堵塞，风光旖旎。父辈是中国航海业同事和挚友，后辈流落北美二十余年，每次相聚格外亲热。津善以恩兄嫂有好些年不见，健康洒脱，事业有成，安居乐业。他们热情招待，席间饭后海阔天空，感恩不尽。

哈佛大学和麻省理工学院比邻，坐落在查尔斯河畔，一派英格兰风格。闹市区不大，地铁很方便。波士顿城旧了一点，但是文化气息浓厚，到处看到人，男女老幼，默默地捧著书读。我平时注意男士衣装，尤其是诸如毕业婚庆等男士们的着装。这次在哈佛庆典期间，很少男士着装不入眼，尤其是没有看到那种金属颜色几何花纹的领带和衬衫，我松了一口气。绝大多数男士都很随意自如，如果有西装革履的话，也都配得比较自然顺眼。

星期四上午和昨天一样全校爆满，主要是授奖和每个专业学院的毕业宣读仪式。在众多的得到表扬或嘉奖的毕业生中，我注意到一位名为 Rajan Sonik 的小弟，生化专业毕业。这位小弟是最后一位被嘉奖的，也是毕业生中得到最高嘉奖的。但是在叫到他名字时，等了好久才被呼拥上台，而且他是唯一一位没有穿毕业袍的毕业生。我想这位小弟拖了良久才上台，一定有原因。后来好奇在查阅毕业典礼服饰规定的条文中，读到所有毕业生一定要按规定披上毕业袍，无一例外。我看到有一位穆斯林小妹就是将毕业袍罩在其宗教服饰外，也很有风采。但是这位来自加州的小弟一身很简陋的衣服，硬是没有披袍，在全场的掌声和喝彩声中腼腆地接受了最高嘉奖，我的疑问也就云烟消散了。

这位小弟得奖是因为他长年自愿和波士顿医学中心的低收入家庭患有镰状细胞性贫血症的小孩“一帮一，一对红”，因为他意识到这类问题的产生和存在是由一系列制度问题导致的，因为他的主要研究方向由此转到调查健康和城市



教育的关系和全国保健业的质量问题，因为他暂时放弃上研究院的机会而去纽约继续为类似社区医学援助组织服务，因为他的蛋白研究课题将对镰状细胞性贫血病人不正常血红蛋白黏合产生有益的冲击影响。小弟弟当之无愧。

盖茨兄弟是本届九位获得荣誉博士学位中的一位，他得的是荣誉法学博士。其他八位是：荣誉文学博士 Daniel Aaron(美国文学，历史，文化及美国文化遗产图书馆方面的成就)，荣誉科学博士 Jocelyn Bell Burnell(享有无数荣誉和“记不清的公众教育科学服务机构的成员”，英国射电天文学)，荣誉法学博士 Conrad K. Harper(律师，为国务院和国际法院服务及众多的公益服务)，荣誉法学博士 William Felton 'Bill' Russell(篮球名将和民权活动家)，荣誉法学博士 Joan Wallach Scott(劳工历史研究作家和女权主义者)，荣誉文学博士 Robert Silvers(纽约图书评论编辑和作家)，荣誉法学博士 Lawrence H. Summers(哈佛前任校长和克林顿任期内的财政部长，前世界银行副总裁)，和荣誉科学博士 Karen K. Uhlenbeck(德克萨斯大学数学教授，教育活动家)。

哈佛不采用全校聚集按字母念名字发文凭的方式，而是由各学舍总监在午餐会上颁发。我们在埃律特学舍的大院里的白色帐篷下就餐，JFK 总统就是在隔壁的学舍毕业的。本学舍的毕业生约八九十人排成一列，由学舍总监 Lino Pertile 教授主持，他是哈佛大学的罗曼(由拉丁语演变而来)语言和文学教授，嗓音浑厚，唱埃律特学舍歌唱的很有劲，并相当有幽默感，在台上将每个要离开的毕业生如数家珍般地祝贺并调侃一番，他太太亲自将学位证书一一授予。

我特别喜欢这种和睦欢愉的方式，这使我想起在中国大学毕业的情景，有点相似，在中国是大家同窗同系同届同宿舍四年，哈佛学生是同宿舍四年，毕业时有依依不舍的感觉。而在美国很多学校是既不同窗又不同宿舍四年，造成毕业典礼枯燥乏味。我注意到这些年轻人中，有三人将去中国上海就业或求学，以图更大的发展，同时也体现了中国这个伟大市场对哈佛学子的吸引。

下午博克兄弟讲的是信息时代给高等院校教育带来的机遇和挑战，如何让高等教育和精英教育赐惠于绝大多数的人，关心子女教育的朋友可以看一下他的全文。

盖茨兄弟的主题是当代科技的发达使得克服全球的不平等状态成为可能，同时需要所有毕业生的回报

## 一个普通人参加哈佛大学 2007 年毕业典礼的遐想

社会，他引用其母亲的话，“受益越多应该奉献越多”。这个题材已流行很久，其一是这个世界因通讯发达而缩小了，高科技为每个人每个国家唾手可得，人们会互相关心和援助；其二是越有特权(经济的，教育的，等等)越需要有铲除社会，人际，国家间的不平等状态。

这两天听了这么多大道理，我觉得世界好象会变得非常美好，只要我们大家去努力，可是又有几个人像克林顿，盖茨，博克那样身处特权的呢？

波士顿中餐馆多种多样，在一家名为“石库门”的上海餐馆晚饭，菜单名目繁多，不过味道一般。信手拈来中文报刊，沸沸扬扬的报道哪个华裔小孩被哪个名校录取得多少奖学金等等，其实想想中国人占

世界人口的比例和中国人上名校的比例，就没有什么大惊小怪的了，而且过去好几代人都被封锁的大陆埋没，如今的青年一代享有前所未有的信息优势，没有能全揽世界上所有的桂冠才奇怪呢！

美国很多地方可以看到“Joe's Bar & Grill”或“Joe's Sports Bar & Grill”，可能是名 Joe 的人很多很近。东岸有一家“Joe's American Bar & Grill”，十四家分店，全在新英格兰地区，我们去的那家在波士顿海湾上，你可以在每日特菜上要龙虾鸡尾酒，当然还有奶酪蛤蜊浓汤是每餐必需品的。边喝酒边看白帆小艇在边上招摇过海，有时海鸥也在我们餐桌边上停息，是一乐。我们普通人不也和这雪白的海鸥一样，需要时忙时闲，忙中取乐吗？

拙文题 0304 实为无可奈何。

本来今年 3 月 4 月有 20 天在北京和上海，回来后根据便签记录的菜单追寻自己那 20 天的行踪，想和各位分享。写了十几页萍踪寄语，但无题目，好在是草稿，随手捻来“0304”，提醒自己本档写的是 3 月 4 月之意，以待完稿后再题，存在随身的 USB 内，都没有打印，而且连便签都扔了。5 月去波士顿回来赶着写哈佛大学毕业典礼那篇短文，忙停下来，想结束前面那篇，灾难临头，竟然找不到，哭也来不及。

这已不是第一次发生，我可能有文档“洁癖”，经常将不需要的网邮档案和储存档案删掉，难免点击误伤到需要保存的文件。5 月初，电脑被病毒感染，历时 4-5 天，最后一次打开电脑，竟然一片漆黑。幸亏前一天根据信息行业的妻子建议，将没有结束的案子全移到 USB，否则我没法面对法官和委托人，只得跳楼了。此后才觉悟，赶紧买了大容量的外接驱动器，直到现在我还在逐步重建曾毁于一旦的文件数据库。

旧的问题还没有彻底解

决，新的问题已经发难了。一份档案在电脑，USB，和外接驱动器三个地方储存，我总以为电脑和外接驱动器上的是原版，却忘了 USB 上的是最新改动的版本。“0304”就是这样，我找了半天，找到一份“0304”只有 3 月份的最后 10 天在北京的速记，另带几份在上海的菜单。

好汉不吃回头草，再也无

### 0304

六六届校友 瞿德霖



心也无功夫去重写那十几页，干脆将苦海余生的手记直接搬来，稍加增删，零散零碎(0304)地加上明州 35 号洲际公路桥塌陷故事和佛吉尼亚州访问小记，希望大家不介意。故为题。

三月四月间京沪逗留

3/21 带 20 磅文件和 5 磅杂志，从 3 点起飞到 12 点看完，低估自己阅读能力。转而往下看蓝色海洋中有星星点点的白色，船或岛？时有时无。12 点后开始感觉疲倦，东京快速转机，A330 的新和波

音的旧。一个中国乘客对空勤人员的调笑态度，其实空勤人员的英文比他还好。

3/22 晚 9PM 抵京，很干净也宽敞，海关只查埃塞俄比亚航空公司机组行李，绿色制服，喉吻和烟雾弥漫，番茄汤面燕京啤酒，上网洗澡，12 点睡觉。

**请注意，以下涉及到吃的，如标一筷是可以吃，二筷好吃，三筷很好吃。**

3/23 4 点醒来，参观九亿农民的网络生意，上网和手机。小黄瓜，杭州酱鸭，香辣香肠，油泼辣子刀削面。茶馆教育片：茶竟然有绿红黄白黑，乌龙加工茶(花茶)。京城烟雾继续弥漫，但总体是打扫干净多了。西单图书大厦太挤空气不好，时代广场(柠檬热情果夏威夷果冰激淋)，星期五的堵车，中南海走路下班，外交部大客车下班，故宫博物院后门。晚餐：海蜇，香酥鲫鱼(二筷)，豆干马兰头，肥牛煲粉丝，清蒸桂鱼，烤羊排，脆煎三鲜(茄子土豆扁豆夹肉)(二筷)，首品“烈焰”(酿自葡萄)。中科院陪客，歌厅人物，唱起“东方红”

3/24 5 点醒来又睡，

日本料理“喜多方”，寡人只吃乔麦面乌冬面。红桥市场，北京旧城，东方商场，商务印书馆变样，很好，番茄汤面燕京啤酒，9:30睡觉。

3/25 5点醒来，日本面馆，咖哩蔬菜面好吃(二筷)，柠檬绿茶。张姐黑车，张弟白车，欢聚全聚德烤鸭，话多了，吃少了。准备讲演，喉咙痛，咳嗽得肚皮痛。

3/26 McDonald 早餐，中午菜粥好吃，锅贴饺子。下午两个北京超市。大连海鲜馆：椒盐龙虾，天上龙肉，地上驴肉，干烧黄鱼，花蚬银蛤，螺片炒韭黄，黄瓜，腰片，海草，荞麦面。到乡间收购旧家具然后集装箱运到美国销售的故事。

3/27 5点醒来，在超市买黄桥烧饼，千层发面饼。著名律师事务所。台湾人开的饭店很土：百合西芹蛤蜊，油泼石斑鱼，白肉切片，清汤面可以。会见各位律师。晚饭：树菰辣椒烤葱(超三筷)，鱼翅盅，烤羊排，清蒸鱼，面巾排骨，椒盐虾等十二道，水果白肉黑芝麻点(至今不知其名)，西部红葡萄酒。似曾相识的漂亮侍领。

3/28 京沈公路去河北香河，第一城，京城各城墙全仿1比1，遍地荷花池，各类房间和空中四合院；午饭海参中的大葱段很好吃，武昌鱼刺很多，黑椒牛排好吃(二筷)，西芹虾也不错，特别是山楂汁。当代京城名牌大学学生。商城无处买书报。佛教馆囊括风调雨顺四大天王，和五台峨嵋普陀九华山四大佛教胜地。宝藏馆里的画和古物。晚景比日景好的原因是灯光。

工作餐最入味(饿肚子，什么菜都是二筷)：酱牛肉，大烤目鱼，鲜鱿卷，橙汁瓜条，碧绿青山，素螺；西芹炒虾仁，红烧鱼，辣子鸡，黑

椒牛排，大葱肉片炒角瓜，木须肉，西红柿鸡蛋，重庆毛血旺，上海油焖笋，清炒荷兰豆，香河炖豆腐(三筷)；紫菜蛋花汤；炒米饭；菊花茶。司机陈师傅和志愿人员，水上茶馆怡情，灯影下水波荡漾，回京城。

3/29 7点醒来，订票，便餐为医生去梅厄送行，煎酿三宝，黑椒牛肉。雅秀市场的标语是：时尚的您尽情地逛，漂亮的衣服在雅秀，土不土？旺顺阁：等位一小时，鱼头泡饼海蜇凤鹅山药菜根粉丝(一筷)。

3/30 6点半醒来，不断变化的计划。火锅烧不快。去钢院，复式公寓的装修。慢车去玉渊坛基辅饭店，菜肴(一筷)，俄罗斯功勋演员的表演很认真，50元特点歌曲，留苏同龄人(最起码都有六十岁以上了)的歌声永存。

3/31 6点半醒来，整理行李。沪江香满楼很上海化，张姐张弟张妹再欢聚。可怕的北京站，近20级没有滑行道的阶梯难了行李。买淫秽书刊的生意。同车厢3苏州生意人。辣豆腐，蛋花汤，冷饭23元。

4/01 搭火车的原因就是看江南水乡，每个小站都很干净，入城回乡是上海。

(4月的9天手记全遗失，只找到以下几段：)

最爱油豆腐线粉汤，咖哩牛肉汤。岂不知，老城隍庙奶油五香豆的标语是：细啖间跨越历史长空，回味中感悟人生真谛。

网上号称上海最佳生煎馒头店：去了：丰裕(二筷)，大壶春，蔡氏，小杨，王家沙(都是一筷)。没有去：支联，飞龙，小南国，致真酒家，申粤轩。

东方商厦梅园春位育同班校友吃饭，又是荣华作东：精拌十

八鲜，萝卜海蜇丝，炆蛤蜊，烤仔鱼，茶树菇(三筷)，酸辣贻贝(二筷)；黄鱼羹；上海炒面；香酥小牛排，苔条小黄鱼，清炒野生虾仁，干锅五香鸭，麻辣豆腐，干煸双菌；芦荟汁(永远的三筷)。

上海浦东齐鲁高怡大酒店的华美轩：华美手撕鸡，五香沙丁鱼，酱牛腩，镇江肴肉，萝卜丝海蜇，蒜椒金钱肚，芥香芦丝，松仁菠菜塔；淮杞老鸡炖甲鱼，蒜茸开片草虾，雀巢海鲜小炒皇，椒盐九肚鱼，白汁蛙腿，黑椒煎牛排，北京片皮鸭，鲜果松鼠桂鱼，蚝皇双菇扒菜胆，木须肉炒刀削面，酒酿小圆子，鲜果盆。(几筷记不得，每次一说话，就忘了味道。)

静安寺百乐门舞厅斜对面鹭鹭酒家的厨师长亲自亲做的海蟹是超三筷，菜名记不得，因为只顾好吃，又似椒盐又似葱姜，本次回国最好吃，到处介绍给友友。

上海的饭店比北京装璜好，菜精，干净，但生意好象不及京城，那里处处排队。

黄鱼车书摊晚上到处有，正版20元的书，盗版是8-10元，盗版成本是1.5元，上家4元出货，批发6元。上海最负盛名的盗版书店是在昔日日晖电影院对面的新华书店，蓝色店面，斜土路大木桥路那里，明州书友指点，由上海一位年轻的律师带路找到。

位育的校友们，老校舍的大门西邻，新开一家很小的全盗版书店。另外已毁废的原上海跳水池斜对面徐汇房地产局东边，有一家很专业的音乐碟片店，是由音乐学院的几位研究生开的，只要告诉她们您喜欢什么音乐，她们在5-10分钟内全给您挑好，多付一点钱完全值得。老校舍东西还有很多小型服饰店，非常牛，都号称是模特经营。

上个世纪的四十年代初，我出生在中国西南边陲的云南省昆明市，这是一座以民风淳朴，气候宜人名闻遐迩的古城。在躲避日寇飞机轰炸的警报声中，我度过了襁褓岁月和童年生活，我的乳名因此叫昆昆，美丽的春城应是我的第一故乡，终身难忘。

八年抗战胜利后，我们举家回到了父亲的出生地——上海。在这座曾是冒险家乐园的现代化大都市里，我完成了小学，中学，大学的学业，从少年到青年直至走上社会，成家立业，娶妻生子，更经历了屡次政治风暴的考验；尝尽了人生的甜酸苦辣；看够了世态的炎凉。上海铸就了我坚韧耐劳，永不言败的性格。我大半辈子的人生活活动，都是在上海这个城市舞台上演出的，至今我梦里的情景和人物，仍是我熟悉的上海的大街小巷和亲朋好友，所以我总对人说：“阿拉是上海人。”上海怎能不是我的第二故乡？

九十年代初，为了与远在海外，年逾古稀的父母团聚，我毅然辞去了工作，背井离乡移民到了美国。在加州经过了三个月的寻屋，觅职的失败，最终鬼使神差地落脚到了美国东南佛罗里达州的奇士美市。当时也只是个权宜之计，只想来碰碰运气，寻找机会，没想到这一住就是十五年。至今我难忘在奥兰多机场刚下飞机那一瞬间的感觉，虽然已是深夜十时多了，空气那么湿热，没有一丝风，额上不停的渗出汗珠。黑暗中，友人的汽车把我载到了一个陌生的小城，这是个在全国地图上都找不到它的位置，甚至也不知道它的正确发音的小城。几年后，我的叔叔从香港来看望我，他在奥兰多下榻的宾馆问前台的服务员：“请问 Kissimmee 在哪里？”他的发音被误听成“吻我，在哪里？”引得小姐哈哈大笑，并纠正了他的发音，告诉他这个城市名字的重音应在第二音节，译成中文是奇士美市。

这座人口仅五万左右，历史不足百年的小城，坐落在佛州中部奥兰多市的正南 20 里。一百年前，这里还只是一处当地牧人和印第安人买卖牛马的集散地，到处是牧场和沼泽，至今它的城徽上还绘着一个骑在扬起前蹄的骏马上，正甩出套马索的牛仔形象。二十五年前，著名的动画片祖师爷华特迪斯尼先生，慧眼独具，相中了这里一大片廉价有效的荒地。他运用了丰富的想象力和灵活有效的管理方法，在这里铸造了世界上最大的游乐中心华特迪斯尼世界。每年有几百万的游客来自

世界各地，为奇士美市带来了巨大的商机。迪斯尼世界有三分之一的面积在奇士美市，而奇士美市又是进入迪斯尼的南大门。近水楼台先得月，二十年多年来，旅游业的发展，使它从一个默默无闻的小镇，逐渐成为一座颇具规模的小城。我在这里居住了十五年，亲眼见证了它的繁荣兴旺与成长，同时也把自己的喜怒哀乐融进了城市的每一天。才几个月的功夫，门前的双车道扩建成了三车道，墙外的荒地也建成了南通迈阿密，北连亚特兰大的高速公路，市内有新增了几条公共交通线路，住宅小区，连锁商店，购物中心也象雨后春笋般不断涌现，不少从北方和欧洲来的新居民争着在小城购房置业，使原有的房价上涨了一倍，小城呈现出一派欣欣向荣，蓬勃发展的可喜景象。

记得当年我去超市购物时，店内没有一张东方人的面孔，更别说中国同胞了。以至于在街上碰到任何一位黄皮肤，黑头发的陌生

人，我都会笑着用中文与他打招呼，但这种机会是少之又少。小城内没有一家卖中国食品的超市，连买两块豆腐，都得开半个小时车去奥兰多，很不方便。居民中的少数族裔大都是操西班牙语的中美，南美的移民。因此小城给我的最初印象是冷漠的，排外的。我在这里干过餐馆的打杂、汽车旅店的清洁工、修理工、跳蚤市场的售货员。为了节省开支，我曾搬了五次家。我总把这个小城当作是个临时的落脚点，迟早我要离开它。

可是事与愿违，几个月后，在基督教会热心朋友的介绍下，我在迪斯尼世界找到了一份较稳定的工作，我在美术方面的一技之长也有了发挥的机会。内人也同时在迪斯尼找到了一个刺绣表演的工作。生活安定后，我就在离公司最近的一个社区买了我有生以来的第一幢房子。房子虽然不大，但坐北朝南，透亮通风，进出方便，设备齐全，环境安静。我的那颗漂泊的心，也就慢慢的安了下来。几年后，儿子也从大陆来此团聚，并完成了他多年梦想的硕士学位，还娶了媳妇，生了儿子，我也升格为爷爷辈了。生活的安定和年岁的增长，使我能更客观的了解自己居住的这座城市，并慢慢地对它产生了感情。尤其是在去年夏秋之交，小城在七周之内连续遭受五十年来未遇的三次强飓风的袭击后，它仍表现出顽强的再生能力，在当地政府和市民的努力下，如今满目疮痍的景象已不复存在。它的包容性，使这座名不见经传的小城，成了一个名副其实的万国博览



# Kiss me

## 我的第三故乡——奇士美

位育五九届 周国辉

会。在贯穿全城东西向的主干道 192 公路两旁，排满了各类礼品店，饭店，旅馆，名牌专卖店和游艺场所。在短短的十几里的距离中，就有大小旅馆 130 家，两万七千多间客房。其中有华人经营的就有十多家。光是跳蚤市场就有四处，逾一千多个摊位。旅游者与当地居民在这里能买到最便宜价格的纪念品和生活用品。有的市场内，每天还定时有魔术表演，更吸引了不少顾客。在 192 大道中段的南侧，耸立着一幢中世纪的城堡

“MEDIEVAL TIMES”，那爬满了墨绿色青藤的高大城墙上，会有家族族徽的彩旗迎风飘扬，锯齿形的城垛，映着蓝天，显得格外雄伟壮观。每晚游客们能在城堡的大门口，接受身着盛装，头戴皇冠的皇帝与皇后的热情欢迎，并合影留念。就座后一边品尝着欧洲传统风味的晚餐，品着红酒，一面欣赏身穿盔甲，手持长矛的武士们的骑术，投枪，射箭，驯鹰和格斗的精彩表演。逼真火爆的战斗场面，使人尤如置身在中世纪的战场上，时光已倒回了三、四百年，令人不胜唏嘘。全场不时响起掌声和欢呼声，孩子们更是兴奋不已，流连忘返。不远处另有一家名为“自由之堡”的表演场所，门前塑有与实物一样大小的布篷马车，骑马的牛仔与带着攻坚的印第安人以及牧人的帐篷，使人联想到 200 多年来自欧洲的移民，开拓美国西部的艰难历程。在“自由之堡”内，每晚人们围坐在一座木结构的大酒吧内，一面大口的饮着啤酒，啃着牛排，烤肉，一面欣赏着中央舞台上牛仔们的歌舞，绳技，飞刀和枪手拔枪格斗的表演。观众们的鼓掌和跺脚声，和着纯朴热烈的乡村音乐，伴随着吉他与小提琴的高音，飘荡在小城的夜空。还有一处名为“阿拉伯之夜”的剧场，阿拉伯精湛的马术表演与东方异域风情的肚皮舞，神秘而又有诱惑力，吸引了不少的欧美游客。喜欢现代搏击格斗的青少年，也可以在一个大竞技场，为肌肉发达高大勇猛的格斗士们的精彩角斗喝彩，助威。这些 DINER SHOW 每夜都门庭若市，多年经久不衰。小城南面有一个专为孩子们开办的“绿茵农场”，使长年生活在城市里的孩子们，能有机会近距离地观察及触摸他们平时极少见到的一些家畜和小动物。还可以让孩子们骑骑矮种的小马。农场内共有 300 多头不同的牲畜与小动物。孩子们乘上农场的小火车，看动物表演，亲手喂食动物，这些体验都是在课堂里学不到的。佛州多沼泽湿地，因此小城内还有气垫船游乐园，花上 30 元租条气垫船或是独木船，你可以领略沼泽地的野趣及自然风光。在鳄鱼动物园，人们可以观看给鳄鱼喂食的血腥场面，那些佛州特产的短吻鳄，有的身长 6 米，那幅呲牙咧嘴的丑陋形象，一定会为你留下深刻的印象。爱好历史的游客，可以选择参观“战鸟

飞行博物馆”，该馆规模虽然不大，但因为记载第二次世界大战时，无私援助中国抗日战争的“飞虎航空队”的资料与照片，还是值得一看的。

沿 192 公路，还有几处迷你高尔夫球场，每个球场都设计得别出心裁，颇有特色，有的是宽大的瀑布旁，耸立着一座终年冒着黑烟的火山；有的是在球场中央的山巅上躺着一架二战时期的双翼战斗机，有的是一条触礁的海盗船。逼真的造型吸引了不少游客的目光。当然，拥有高架旋转滑梯和各种惊险设备的水上乐园及电动小汽车赛车场，也是年轻人爱去的场所。还有老年人爱去的兰花世界，满园芳菲，美不胜收。

十年前，中国旅行社香港分社，投资了一亿美元，在 192 大道的西端购地建造了一座中国在海外最大的园林——“佛州锦绣中华公园”，为弘扬中国文化，介绍华夏五千年的历史及建筑风格，发挥了很大的作用。园内 70 多处中国最著名的微缩景点和具有东方特色的杂技，武术，歌舞表演，吸引了世界各国的游客。尤其每年五月份，是美国的亚裔月，不少领养了中国婴儿的美国家庭，都会聚集到“锦绣中华公园”。孩子们都穿着传统的中国服装，在养父母的带领下，参观洋溢着中国传统文化氛围的景观，使孩子们幼小的心灵中，从小就打上了中华民族的烙印，永不忘本。但是该园因管理不善而于去年底关闭了，这使当地华人又少了一处缅怀故国，慰藉乡情的好去处。

每年的旅游旺季，192 大道上的大小旅馆都门庭若市，生意兴隆，经常爆满而一塌难求。为之配套服务的饭店、礼品店、比美国其他同等规模的城市更集中。尤其是自助餐厅不下十多家，最是受到游客的欢迎。你只需要花上 6 元左右，就可以饱餐中、意、美、日等各国风味的美食，既方便又实惠，又省时间。同时你也可以选择印度、泰国、意大利、韩国、日本、阿拉伯等不同风味的餐馆。我曾为一家上海风味的餐馆设计了一条广告词：“此味只应上海有，今番飘扬到佛州。”刊登在“世界日报”上后，人们慕名而来，饭店生意日渐兴隆，冬天还增设了涮火锅及卡拉 OK，更是亲朋好友团聚欢歌的好机会。

三月初，小城还会举办全美的“银马刺大赛”。来自全国各地的牧人，驾着巨型的拖车，装着自家牧养的肥牛，骏马，来次比赛套牛、驯马，骑术等项目。赛场内外，人们都穿着传统的牛仔衬衣和缀有皮条流苏的马甲，头戴翻



边的大沿帽，足登包有铁头的牛仔靴。一家老小，坐在木质的看台上，嚼着热狗与薯条，大把的往嘴里塞着爆米花，还大声地为牛仔们的精彩表演喝彩叫好，场面十分热烈。

春夏之交，美国一些知名的巡回马戏团的大篷车队，也为小城带来一阵骚动。孩子们会一面欢呼，一面跟着车厢上绘着精彩马戏节目和车厢内装载着狮虎熊等猛兽的大篷车雀跃。父母们拗不过孩子们的请求，总会在周末，扶老携幼的全家去看马戏表演。演出前，不少孩子会被抱坐在一头大象的背上，拍照留念，这是多么难得的人生经历啊！

每年的圣诞节，独立日，感恩节，情人节等重要节日，奇士美的市政府一定会举办各类庆祝活动。在城南美丽浩渺的太浩湖畔的绿草坪上，总有音乐会，小集市，游艺节目和各种风味的小吃摊。市民们携幼扶老全家来此，与相识的或不相识的人们，嘘寒问暖。聊聊天家常，彼此犹如一个和睦的大家庭；气氛温馨感人，市长和议员们也一定会亲临会场，与民同乐。

因为佛州地处亚热带海洋性温湿气候，四季温暖无冬，房价便宜，生活费用较低。所以近几年来人口增加较快，据说平均每天有新来的居民一千人。主要是来自北方的退休人士及英国移民。不断增长的人口，也刺激了小城的市政建设，商业活动。如今在超市，游乐场所，社区到处可以见到不同肤色，操不同语言的人群。华人的增加也使小城的文化活跃不少，他们成立了“奇士美华人协会”、中文学校、太极拳教授班等，使当地的华人有了不少聚会与交流的机会。我还为华人协会不定期的会刊“龙舟”设计与绘制过封面及刊头，“龙舟”刊名寓意龙的子孙在海外应同舟共济。每逢华人的传统节日，如端午节，中秋，重阳，春节，当地的华人就会组织一些庆祝活动，如游园，踏青，划龙舟，短途旅游，聚餐，演出及验血，体检义诊等活动。使中华文化能代代相传，也使海外出生的华人子女了解父辈创业的艰辛，更寄托了海外华夏子孙的乡情。华人除了经济，文化活动外，小城的宗教活动也很丰富多彩。有弘扬佛教的经堂，主持的僧尼还有美国大学的文凭。而基督教徒，除了每周日固定的礼拜外，平时还有家庭聚会，健康讲座等活动。在离车水马龙繁华喧闹的192大道仅1分钟车程处，更有一处四面古树环绕，环境十分幽静的泰国神庙，庙堂内金碧辉煌，香烟缭绕，墙上用工笔彩绘的佛祖一生的故事，人物形象栩栩如生。有人若进入肃穆的庙堂必须在门口脱下鞋子，信徒们每日晨昏两次跪在厚实的地毯上，虔诚的祈祷。庙堂外，还有两处供奉观音及其他神祇的木制小亭，里面供奉着鲜

花。披着姜黄色袈裟的和尚，常骑了自行车到附近的超市购物，或挎着摄像机结伴来迪斯尼游玩。

为了构筑一座更现代，更适合人类生活的理想的居所，几年来，以迪斯尼集团为主投下巨资，在192大道的西端，兴建了一座“庆典小区”。该区占地逾千英亩。小区内的房屋风格多样，既有现代理念的英美别墅样式，也有十九世纪乡村式的。屋外都带有回廊，古朴雅致。小区内银行，商店，邮局，学校，教堂，影院，医院，样样俱全，还出版了多达二十四页的社区报，俨然是座微型城市。这是一个具有多功能的未来人类居住环境的试验区，小而全，方便居民的生活，学习，工作，休闲。小区中心的湖边，放置了不少木制的摇椅，风和日丽之时，不少银发族围坐在湖畔，一面欣赏着眼前宁静的湖光水色和湖面上慢慢游动着的天鹅，一面回忆着自己年轻时的岁月，脸上都浮现出满足与感恩的笑容。

今年是迪斯尼世界创办五十周年纪念，192大道旁淡紫色的电灯杆上都挂着彩旗，上面写着“地球上最快乐的庆典”。紧邻着“庆典城小区”的是名为“OLD TOWN”的游乐区，在一条南北向不足半里的小街两旁，开设着体现美国早期生活和文化特点的各类商店和游艺场所：有舞厅，咖啡馆，鬼屋，复古照相馆，制巧克力的工厂，专卖手工艺品的小店，淘金沙的水槽及自选各种水晶怪石的专卖店，更有特具刺激的游戏项目，如三百六十度全方位旋转的转椅，电动的野牛驯服游戏，三百英尺高的悬空倒吊秋千及高速弹射的发射器等。当然也有适合儿童的旋转木马等。每晚，小街上人流如织，霓虹灯的广告闪烁跳荡，强分贝的音乐夹杂着游戏机上人们的尖叫声，使人恍若置身于一百多年前的典型小城镇的节日中。

佛州得天独厚的地理位置，使奇士美市长夏无冬，雨水充沛。因此花木繁茂，瓜甜果香，四季郁郁葱葱，加上政府和市民对环保的重视，使小城市容整洁优美，空气清新，道旁宅前的草坪被修剪得有模有样。高速公路中央的草地上，五彩绚丽的野花，总是迎着阳光怒放着。我把吃剩的果核，随手扔在院子里，也没施肥，几年后，就能吃到枇杷，桂圆，木瓜，桃子等甜美果实。树上摘不完的果实，还引得鸟儿们前来光顾。一对鸽子，曾在我们家院子的橘树上筑巢生蛋，还孵出了三只可爱的小鸽子。每天清晨，







动听悦耳的鸟鸣声，将我从梦中唤醒。公路边的草坪上露珠未干时，体态轻盈的白鹤已在悠闲的觅食了。活泼可爱的小松鼠，则在道旁的松树上，翘着毛茸茸的大尾巴，眨着小眼睛偷窥着来往的人们。在 WAL MART 超市边的加油站上，常可见到三只美丽的红顶灰鹤，他们旁若无人引颈远眺，对身旁疾驰而过的车流熟视无睹，一副高傲的神态真引人发笑。我曾在社区的车道上看到过一只约十磅重的大水龟，我连忙停车，将它捧到附近的池塘边，它头也不回的，立刻向水中游去。在这座小城中，人与动物和谐共处，共同分享着大自然赐给我们的一切，这是多么美妙啊！

十五年来，我从对小城的陌生到熟悉，从暂住一时到落地生根，并深深爱上了这个小城。我把它当作我养老终生的第三故乡。我见证了它的成长与繁荣，并与当地的居民一起，积极地参与了一切有关城市命运与前途的听证会，并投票表达了一个普通市民的意见。在去年七、八月份，来自大西洋和墨西哥湾的三场强飓风，每次的风速都超过了时速 100 里，狂风夹着暴雨鞭笞着小城的每座房屋和街道。我们社区 90% 以上的屋顶都被损坏，192 大道边的广告店标大部分被吹倒破碎，不少地区停电达三周以上，连路口的红绿灯也无法工作。飓风过后，男女警察们顶着烈日，在超过一百度的高温下，左手握着一瓶矿泉水，右手熟练的指挥着车辆安全通行，他们汗流浹背的形象着实让人感动。半年来，大部分被飓风吹坏的房屋，店标都已修整一新，大道两边一些地段还铺设了红棕色的彩砖人行道。沿途又新栽了不少棕榈树。挺拔的树干，婆娑的树叶迎风摇曳，远看犹如一排亭亭玉立的少女，正扭动着青春的腰肢，挥舞着纱巾欢迎各方游客。道旁矮壮的枇杷树，结满了金黄色的果实，招来不少馋嘴的喜鹊与乌鸦。墨绿丰满的玉兰树，绽放着硕大的白色花朵，与旁边开着红小白花的夹竹桃相映成趣。在离开原有的“TARGET”和“WAL MART”大型超市仅 4 里处，又新开了 TARGET 和 WAL MART，还有一些厂店直销的名牌专卖店（OUTLET）最受英国游客的欢迎，在这里购买名牌产品，起码可以

节省到一半的价钱。

如今的奇士美市，就像一位风姿绰约，丰满美丽的少妇，浑身充满着活力，既成熟好客，又不失典雅的风度。我十分庆幸自己能在这里安享晚年，每晚九时多，我在家中就能听到迪斯尼世界焰火和礼花的绽放声，我站在家门口，就能看到东面海边“肯尼迪宇航中心”发射的火箭或宇宙飞船升空的景象。小城的运动场上，还经常举办国际性的棒球比赛。新建的图书馆内有各国名著及各类音像资料，让每个居民都能免费共享人类宝贵的精神财富。每周四上午，在小城火车站附近，还有一个农贸市场，人们可以在那里买到既新鲜又便宜的瓜果花卉。一个二十多磅重的西瓜，仅一元五角，可甜啦！

小城的知名度虽然不高，但也出了一位明星——近年来蜚声美国流行歌坛的青春偶像歌手——小甜甜布兰妮，她也是本城的市民。前几年 CNN 著名的华裔主持人 CONNY CHONG 宗毓华女士的姐姐 JOSEPHIN CHONG 也住在奇士美。我曾拜访过这位年逾花甲的老人，她一头银发，神采奕奕，说话中气十足。当时她还担任我们这个城市所属郡教育委员的职务。她操着带有苏州口音的普通话，又是夹着流利的英语，笑容可掬的接待了我这位不速之客。她一面端上盛在咖啡杯里的茉莉花香茶，一面不无自豪的向我展示了她五十多岁时所获得的美国大学文凭和她与妹妹、亲人们的相片。临别时，她诚恳地建议我去当地的中学作双语教师，为中美文化的交流和本市的教育事业出一份力。当我离开她家时，不禁回头望了一下这幢门前有两根红色圆柱的中西式合璧的建筑，心中默默地祝愿这位既坚守中华文化传统，又能献身美国教育的可敬的老人永远充满活力，永远长寿健康。我更衷心的祝愿 KISSIMEE 的未来，愿她变得更年轻，更美丽，更人性化，更现代化。也热烈的欢迎世界各地的人们，能慕名而来，与我分享这份幸福。您若不信，只需花十五元，就可以乘坐停在 192 大道边的旅游直升机，从低空鸟瞰整个城市与神奇的迪斯尼世界。脚下迤迤的景色，一定会让您心旷神怡，您也一定会情不自禁的与我一起欢呼“KISS ME! KISSIMEE”吻我，奇士美市！

下接第24页

位育中学校友会北美分会网页地址是：

<http://ph.groups.yahoo.com/group/weiyu>

周家钧校友常给我们添加新内容，请常浏览。



多年前写的一首打油诗为证：

KISSIMEE 其实美

名闻遐迩奇士美，小城幽静惹人醉，原是牛马集散地，如今发展排前位。  
 水青草绿花吐蕊，四季如春百鸟飞，湖畔蛙鸣柳丝垂，林中兔跃松柏翠。  
 人间仙境何处寻，难怪游客不愿归，城南可通迈阿密，锦绣中华在西尾。  
 北有乐园迪斯尼，东看火箭好机会。高速公路连全国，航线速达欧亚非。  
 你若来游奥兰多，相逢定在奇士美。旺季汽车排成队，餐馆可尝世界味。  
 大道两旁旅店密，迟来一步没处睡。游艺场所几十家，唱歌跳舞吃布菲。  
 飞艇气球直升机，空中鸟瞰景更美，游览沼泽乘汽船，活鸡喂进鳄鱼嘴。  
 城堡骑士猛厮杀，牛仔无鞍跨马背。马戏杂耍在老镇，滑水垂钓“高空坠”。  
 小城处处有魅力，居民热情尤可贵。宾至如归交口赞，此城应称“其实美”。



以前老公追我的时候说我脾气好，我暗自好笑。充其量我这人只能说是性格还好，大大咧咧线条比较粗，需要多出点钱多出点力的事一般都不计较，要是碰到对方嘴巴甜哄我几下，估计把自己卖了还心存感激。可要说我脾气好，那真是蟹都要笑了- 因为象我这样的粗人，轻易惹不着，真要惹着啦，那就一定不会睁一只眼闭一只眼自欺欺人的。

老公很早一次领教我的凶悍是在拉萨，那时候我们还是丁克族，为省钱省麻烦，我们俩冒充中国公民参加了国旅的一个团，导游是个闷头闷脑的汉族人，惜字如金不算，难得讲解也好象是背书。大概是行至大昭寺吧，迎面带团退出宫殿的一个藏族女导游在用英文连带比划地解释菩萨兰花指的喻意。因为是擦肩而过，我没听清楚随口接着就问了一下，谁知道那个藏族女人眼白一翻，很凶地对我说：“I AM NOT GOING TELL YOU!” 把我给气得：“WHAT? LADY, BEHAVE, YOU REPRESENT YOUR TIBET!” 这下那藏族女人撒开了泼，一路走一路骂，居然还开的全是英文，最后等她英文下流话成串地滚出来的时候，我就只好歇脚甘拜下风了。随团的一帮同济的小老师劝架，劝来劝去就那一句话：“空来，跟那种藏族人，有啥吵头啦！”又转了几圈。闷声不响的导游开口了：“那女的是我们导游培训班的同学，藏族入么只认洋人的，嘿嘿没想到跟你美国人吵起来了”。

前二年在北京玩，一家四口吃饱了喝足了，去逛后海什刹海的酒吧区。灯红酒绿红男绿女黑絮絮的，小孩

一会就无聊了，他们见了打着灯笼的夜船就吵着要坐船。船票还外加押船定金具体多少数字我记不确切了，总之是我老老实实地排着队，惯用着美国的付钱方法，拿了五百元的人民币指着找钱。哪知道那个民工摸样的小青年拿了钱嘴里呜哩呜哩咕了几句，甩给我几张船票就没事了。我问，找我的钱呢？那小青年说：哪有啥钱？我一听火就串到了脑门心，啪地一下拍了他的桌子，估计那男孩没想到我会声音这么大反映这么快，他一哆嗦下意识地打开抽屉，说哪有钱找你的。我眼明手快，抽回了我的五百块，把船票扔到他桌上，说：“抢钱啊？缺钱花你找我要，说不定我会送你，诈我，也不看看我是谁！”回想起来有些后怕，要不是我们立马抽身走人，那种鬼地方谁知道会不会有黑社会的人杀出来。

还有一次是清早赶火车去纽约上班，那天是儿子出娘胎头一次送托儿所，在涕泪横飞中仓皇出逃的我自然是烦躁着并且郁闷着。那边有个黑女人却高八度震耳欲聋地在骂她旁边的白人老太太抢她的位子，那老太太估计是哪国的新移民哆哆嗦嗦的英文回骂都骂不利落。那黑女人不知哪根筋搭错，骂了一站又一站越骂越凶越骂越脏，也许是因为我离她站得近，也许的确是我的涵养工夫差，忍到她的 EVERY F WORD GOT TO MY NERVES 的时候，我跳了出来：我没见到人家怎么抢你位子怎么挤痛了你，至少我是听了你一路骂娘，现在是在你侵犯我们一车的人了，所以请你马上闭嘴。那黑女人兴奋地转过身来又找我骂开了。不过也许她也知道理亏了，等到下站前，她话锋一转，对着一车的人说：SORRY，害你们听我骂了一路。其实我这边还不只气那个

## 吵遍全世界

位育八一届孙雯



上接第24页 吵遍全世界

十三点黑女人,更气这一车西装笔挺的臭男人都能面不改色地正襟危坐,这里面还包括我家老公,过后我骂他,他还犟嘴:”我帮你吵,那边也再跳出个黑男人,难道对打不成?”

最近一次吵架是在比利时的 BRUGGE, 下午二三点钟的时候找了一家市中心的饭店,挑了户外广场上的位子坐下来时已经饥肠辘辘了, WAITER 劈头就问我们是哪来的,老公随口回答中国人,点完菜起码三十分钟过去,那 WAITER 除了送过酒水,在外面店堂里晃来晃去地就是没有菜送来,我把那 WAITER 叫过来请他去厨房看看菜好了没,他居然半调侃半奚落地说:”你知道吗?我们的菜是从 FRESH FOOD 做出来的,不是什么 McDonald. 我忍着气没出声,等他厨房里出来把菜全上完,叫住了他:”慢走,有几件事你得知道,第一,你这不是什么我 E V E R 吃过的最好的饭馆,第二,我付你的不是什么 McDonald 的钱,所以我 E X P E C T 的绝对不是 M C D O N A L D 的服务,第三,你现在可以走了,有事我再找你.”其实那家饭店的菜还蛮好吃的,儿子女儿吃完饭又吵 ICE CREAM 了,还是那个 WAITER, 态度虽然好很多,可是我却始终疑神疑鬼,眼睛一直紧盯着他进店堂,亲眼见着他在吧台里舀了两杯冰淇淋送出来才放心,我是信不过怕他恶作剧.

其实说到被问是哪国人,在慕尼黑也碰到. 驱车

赶到慕尼黑市中心已经天黑了,路上行人指给我们一家有名的巴伐利亚饭店,当我们闯进这家富丽堂皇的店堂时感觉好象所有的眼光都聚集在我们身上,或许我们拖儿带女饥渴交加旅途颠簸形象粗糙. WAITER 也是,跑来第一句话先问是哪来的,老公还是一如既往”中国人”,很快我就在德英兼并的菜单里找到了一个 GRANDMA RECIPE, 凭经验那种老祖母的菜谱总是特别传统又有地方风味. 价钱不算便宜但也合理,二十一欧元一人,三人份起点. 那个 WAITER 一听我们点那菜,郑重其事地指出:”二十一欧元不是一家人哦,是要点三份起叫的,也就是六十三欧元哦.”等到我们吃巴伐利亚酸菜,圆蹄,烤鸭吃得满嘴流油,老公拂着肚子欢快地打着生啤的响嗝时,那个 WAITER 看我们拿出 AMERICA EXPRESS 付帐,又屁颠颠跑来跟我说:我们德国也是和你们美国一样给小费的. 他这一说倒提醒我了,随口我就问了旁边一桌的年轻人,发现德国人只是 ROUND UP 凑整数,哪有象美国那样给 15-20% 的小费,我们于是公平合理地留了三块欧元.

岁数增大了阅历也加强了,奇怪我这个人不但没有心平气和地见怪不怪,反而是登峰造极地眼里容不得沙子,一点点 SHIT 都不愿 TAKE. 在我的概念里,除了黑的就是白的,不应该有什么灰色地带. 真正是越来越 NAIVE 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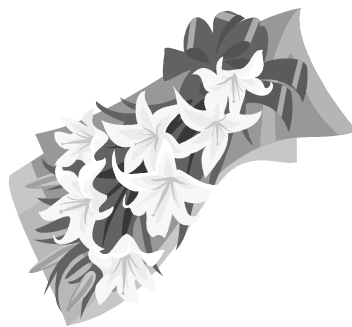
## 悼亡友任德铭

罗自平, 张永锋  
二零零二年十二月十三日

亡友德铭, 原籍申城. 发蒙位育(1), 执教北京(2). 潜心物理, 欲罢不能. 十年浩劫, 苦读耕耘. 科学春天, 初试啼声(3). 渡洋深造, 伊州有成(4). 壮志无垠, 报效有门: 回京研究, 戴月披星; 春风化雨, 勤育后生. 志在夺标, 乐道安贫. 痼疾在身, 沥血呕心. 忽报身殉, 天籁安魂(5). 壮志未伸, 泪湿满襟. 呜呼! 回顾一生, 坎坷苦辛. 雨泣风悲, 长眠墓坟. 清魂飞九重, 精神永长存!

- (1)德铭毕业于上海位育中学, 为自平学长。
- (2)德铭生前在北京大学物理系任教。
- (3)德铭是文革后经多年刻苦自学录取的首届研究生。
- (4)德铭是美国伊利诺州大学的物理学博士, 师从著名诺贝尔奖获得者Pines。
- (5)德铭生前曾要求自平在美国为他购买莫扎特”安魂曲”原版。

**编者按:** 张永锋先生为六五届罗自平校友女婿。“风评”乃他们伉俪的笔名。  
任德铭为 64 届高中校友, 当年《钟声》黑板报主编(伍幼威, 汤沐黎的前任)。



# 现代人开会记

风评



[中吕·粉蝶儿]

搭机高飞,原本是高级消费。反恐后物换星移,成就了汽车游,火车旅,可不出门的尽量待家里。东西岸相距万里,非搭飞机去搅得一场憔悴。

[迎仙客]

寄包若投地阱,登机如上天梯。这的是全副武装大兵立。不甫能身方搜,没揣的铃又起。脱鞋靴查炸药灰,携带文具剪刀是大罪。

[红绣鞋]

见了这三五百城市稀密,过了这千山万水路逶迤。那里是大陆性气候按预期,怕的是路遥客辄赘,愁的是天寒万物衰。呀,却原来温室效应没事儿。

[醉春风]

则被这鸚鵡鸟的啼鸣,郁金香的妩媚,地广林深溪碧澄,赢得陶醉,醉。受用了本帮菜系,瞻仰了历史景点,见识另一番天地。

[醉高歌]

望见那花花绿绿展示,穿过这熙熙攘攘人韩,先寻得三五家新老关系,把正事商定落实。

[普天乐]

再看整个产业几兼并,总是后浪推前浪,后生可畏:往时节那钱大气粗的,不小心变了颓垣败壁;那嫩芽成了大树顶天立。与会的不管是谁各得所期。入门者来学习体会,创业者来审时度势,领导者来调整方位。

[石榴花]

则见这一个个厅无虚席,讲演人名气响如雷,幻灯片五彩缤纷又陆离,图表挨著摆,数据一大堆。听了半天,不知所云却似曾相识,似是而非的答案令人疑。这年头掺水做假并非怪事,去伪存真得靠自己。

[上小楼]

若提起祭五脏府,端得看谁人聚会。洋人餐饮讲氛围,烛光银盘,云鬓锦衣。最惧怕的是吃西食,既昂贵,又索然无味。勉强硬撑只填得他半个胃。

[么篇] 说起咱中国人聚餐,美食放光辉!全不必拘泥,川湘,粤台,江浙,总是相宜,边吃边谈边吹,谁是谁,道出秘辛,常扯出前世缘毫不费力。

[十二月]

叹匆匆时光飞逝,别依依旧雨新知。满背囊是会议素材,另多加几件薄礼,象恋巢的鸟思归。

## 怀乡三赋 (五绝) 六四届 赵振铭

淞江公园

猿声犹未沉, 鸥影掠淞盆, 临江试海风, 遐迩放心箴。

吴苏慕远

轻鞍小户离, 苏州河腹骑, 落日一座桥, 停弧新月西。

杭州骊歌\*

地暮西子明, 闻钟在山顶, 八日杭州茗, 五年月下品。

\*注: 1964年位育初中毕业后与同学黄士耀, 黄正贤等遊杭州。次年底, 我去了香港, 1966年夏赴美。



## 纽约高中杂忆 六四届 赵振铭

已是约 40 年前，新来乍到美国，在 New York 读高中。从上海五十一中学的宽敞教室与整齐编制的 Mid Manhattan 古老贵族学校狭小的楼廊与松散弹性的编班，是个极大的改变。美国多的是明亮宽敞的公立学校，我偏是进了一所幽暗狭小的私校：别的我不知道，美国公校的数学程度实在是差。Collegiate School 为 12 年级制，“贵族学校”之誉是源于其三百年之历史和优良的校友，其学杂费并没很贵。我得以进入是帮我动心脏手术的医生所介绍，他的儿子在那读小学。

古老的建筑原非学校而应是大户住宅，所以教室大小不一，连操场都没有，要去附近的小公园借用。紧邻学院却有一个颇大的教堂，也不知是否附属于学校。每周第一天第一课便是全体师生上教堂听讲经与祷告。在费力地听那深奥的宗教英文之余，我不禁会想起五十一中学的同学们。时逢 1967、1968 年，他们在做什么？在读语录吗？在游山玩水大串联吗？还是在分门立派打群架？如果他们知道同班之中有个人竟在洋径滨教堂里听洋经，会作何感想？

午餐也不一样，在五十一中学大家拿了饭盒就回教室吃，而在 Collegiate，午餐是统筹的。食堂里每年级分坐几张长桌，每桌一名老师陪同十多名学生。副食都放在大盘子里，例如 salad 啦，potato 啦，一个个传递取用。吃完后想要离开，得问老师：“Mr. Parker, may I be excused?” 纵然老师的回答无一不是“Yes You may”，也还是要先问一声，此乃美国式的尊师重道吧！大多时，吃完的就会开始聊天，直到留少数人在吃，或老师先行离去。

Collegiate 是男校，与附近的几所女校每学期会合办一、二次学生舞会或文艺汇演。第一次参加的舞会是在 Collegiate 餐厅。我稍晚到，一推门进去竟是黑茫茫一片，只有乐队区域的几点灯光映照出满室一对对男女学生抱在一起正 slow dancing。中美间治学的所有差异，没有那一刻给我的感受更新奇。看到平日清纯的同学在拥舞中浑然忘我，我倒反而不自在，敬而远之地站在一旁喝果汁，看到散场。之后又有过二次舞会，入境随俗，我终于也厚着脸皮请洋女生跳了几次“扭秧歌”。

在 Collegiate，除了英数物理外，化功夫最多，受益也多的，要属历史课。11 年级读美国历史，认识了美国的民主与独立过程，可用“恍然大悟”四个字来形容，当时就想：中国若有这么堂课就好了。12 年

读世界历史。读到中国的抗日战争时，课本上写国民党军队在美国支援下进行了艰苦卓绝的战斗，老师讲到在 Generalissimo Chiang (蒋介石)领导下几百万国民官兵前仆后继最后获取抗战胜利时，还礼貌性地问了我一下：“是不是这样啊，ChunMing? (我当时还未取英文名)”我这个猪头竟然回答说：“不是吧，抗日战争是共产党领导的啊！”那时刚“离乡背井”不久，毫不谙人情世故——怎么可以那样当众顶老师呢？何况是在素来恐共的“美帝”殿堂上，更何况。。。不知是老师不计较，还是怕我继续留在他课内，我 PASS 了世界历史。

同学之间，也免不了有小状况。我们年级共有二个黑人，其中一个原对我和颜悦色。有一次闲聊中，他问我说：“Hey, ChunMing, 你怎么从来不讲脏话？”“我毫不思索地答道：“Because I'm civilized.”哪想到美国的黑白种族矛盾中对黑人的最挑衅性说法之一便是他们不够“开化”。我说我“civilized”等于讽那位小黑是欠开化的猿人。他反复问我两次“are you for real?”我说“yes, yes.”一旁的白人同学都在窃笑。从那之后，那黑人同学就再也没跟我说过一句话。但在毕业那天，当我把有每个毕业生照片与简介的学校年鉴 (yearbook) 递给他时，他还是给我签留了良好的祝愿。他大概只是觉得我不了解美国社会，“话不投机半句多”。

Collegiate 每年级的学生不多，Senior High 每年级仅相当于五十一中学一个班，每课的人数更少：English 约 20 人，数学十几人，物理课最少，仅六人。升大学前必考的 SAT，最低分 (370 English) 与最高分 (744 math) 都归我。还好非二人班，最低最高分差点毫无意义。由于美国初中的教学程度低于上海的重点中学，我跳过了十年级，在 Collegiate 只读了 11、12 年级就毕业了。高中毕业后到读大学这段日子里特别思乡，课余闲暇中，凑诗短短几首。三十九年后寄给钟声，原只想先介绍一下写诗的背景，却扯出一段高中杂忆。那。。。就将这些诗作为“学外之音”吧！



说也巧，今年竟然去两次东岸，5月波士顿哈佛大学之行已有短文。女儿今年毕业，夏天在里奇蒙一家公司实习，然后被聘，9月上任。对住惯了中西部的人来说，里奇蒙好象很遥远很陌生，只知道它是美国内战时南方的首府。

为人父，女儿远行不放心。从明州去，得在芝加哥转机，很有趣的是，一个上午，周转大中小三种典型的美国机场。明州双城机场是中等大小，芝加哥欧海尔机场是全国可数的航空枢纽，而里奇蒙的机场是美国常见的小型机场，也称国际机场，干净利落。

在里奇蒙的时间，基本上是开车和女儿到车行和家用商品店转，没有特别的节目。网上号称里奇蒙餐馆第一选择的“硬壳”海鲜酒吧饭店离开女儿住地很近，价格不菲，味道一般（一筷而已）。还去过一家“Kuba, Kuba”的加勒比西班牙餐馆，网上号称里奇蒙餐馆第三选择，很小很旧，坐落在里奇蒙的“乔治城”（和华盛顿的“乔治城”相比要差一点），海鲜西班牙饭很大盘，味道不错（二筷）。

里奇蒙郊区有个崭新的名牌服饰购物中心，造得很漂亮，很南方气息，和中西部的封闭购物中心比较，要心慌神怡多了。明州美国购物中心的顾客近年来正被郊区新建的敞开来购物中心吸引，尽管冬天还是明州的冬天。同样在里奇蒙和诺福克之间的盖茨堡（内战主要战役战场）附近，一个直销中心也是如此。晚上路过那里，女儿在店里，我在灯光树下小坐，如梦如幻，好象有南方农场主的马车在每家商店前慢慢遛达，而不是匆匆忙忙的现代汽车。

东岸的高速公路两旁往往是绿树高耸，路况也好，就是车道稍微窄了一点。中西部的公路上看上去则是开阔无边，比较单调。每去一个地方，第一是找餐馆，但是到东西两岸，则是看有无海军可以参观。诺福克，曾经在一次次回中国的路上听邻座上海同乡说，气候很像上海。那里是大西洋舰队的主要基地，对我这个海军迷来说，它的地位和圣地亚哥和珍珠港一样，是不可漏掉的朝拜圣地。

我父亲是交大航海系毕业，在1944年由当时国民政府的海军派到美国海军实习，被分配在大西洋舰队的一艘驱逐舰护航舰上干电机，在佛罗里达州外海搜寻德国潜艇，后来大战结束，此舰和其他七艘舰艇退出美国海军，送给中国海军。由林遵上校率领，八艘军舰编队经环太平洋航行，回到中国。这是继明朝郑和船

队后中国海军历史上最大规模的海军活动。至今，人民中国海军的远航，没有超过三或四艘编队的。当然国民政府的八舰编队远航是用的美国军舰，而人民中国的舰队是国产军舰，但重要的是指挥和操纵的航海专业军人都是中国海军军人。

林遵上校是英国海军院校毕业的，后来率舰起义，成为人民中国的海军少将，在大连海军院校任校长。由于林遵易帜，国民政府耿耿于怀，我最近多次问讯台湾海军部能否复印一份记录国民政府海军八舰编队远航的纪念册“同舟”（家藏的那本文革被抄走了），都没有回复，军人心胸何必如此狭窄？

我父亲回国不久就脱离海军去商业航海服务，因为是航海毕业但干过电机，所以后来服务的轮船上的轮机长都不敢糊弄我父亲，他很得意。文革中受罪不用说，文革后糊里糊涂也成为起义人士，历史真是人写的。那艘军舰回中国后更名“太平号”，后来去了台湾，再后来在1954年于中国海域大陈岛附近和中国人民海军交战中被击沉。这是一段简得不能再简的海军历史，用来说明我的海军情结而已，不再啰嗦。

到诺福克前要经过翰普顿海湾隧桥，说是隧桥，那是因为有一段在海湾底下，一段凌空，故名隧桥。在隧道里要开两分钟，相当长了。诺福克市区很整洁，以白色为主色，相衬白云蓝天蓝海，很酷。

首先参观的是战列舰威斯康星号，它在1944年入役，参与菲律宾解放，攻陷硫磺岛和冲绳岛，朝鲜战争打头阵。其巨炮口径一米，炮弹重一吨。在1990年的海湾战争中，威斯康星号还在科威特外海以巨炮和火箭导弹轰击，威力无比。它是海军最后退役的战列舰，由于它有可能要被召回再服役，所以内部不能进入，游人只能在巨舰的甲板和一二层外部参观。如果说航空母舰外形有点单调，那么战列舰是所有海军舰艇中最威风凛凛的。可不是，层层舰桥鳞次栉比，参差有序，前后甲板大炮威武。我小时在校画画老是差一点不及格，但是画军舰还算像样，几笔涂鸦，只能远看。

要参观诺福克海军基地，如果没有自己的游艇，像我这样比较穷的，就得乘海湾商业游艇，自己转大约一个半小时，由他人转则两小时。先看到的是五六艘海军油轮供应船修理舰等，然后每个码头泊区混杂着十艘左右护卫舰和导弹驱逐舰，两艘两栖指挥舰，四艘航空母舰和两艘核潜艇。我看到海军泊区上空有那

## 从里奇蒙到诺福克

六六届校友 瞿德霖

上接第28页

种带有圆形雷达罩的空中警戒机在持续地盘旋巡逻，却是必要。

现在的美国海军常规舰队通常就是以上几类舰艇，潜艇没什么好看，有点鬼头鬼脑，我曾进入过一艘潜艇，里面狭窄憋人的空间简直不是常人的生活能容忍的。护卫舰轻盈快速，担当起很多搜索反潜任务。导弹驱逐舰好像小个子要打大架的样子，因为导弹已取代了重炮，排挤了过去的战列舰和巡洋舰，其实是战列舰和巡洋舰最好看，可惜现代海军都不用它们了。两栖指挥舰，其实就是直升机母舰，前苏联海军用得很多，远看像小型航空母舰，近看像大型修理舰。航空母舰似乎是捧不起的刘阿斗，庞大招摇，只有在出征时前呼后拥地展开，才显出压人的阵势。现在有关中国海军的网站一直在讨论中国海军应该是走核潜艇还是航母之路，我个人觉得应该是以核潜艇为主才能对抗其他主要海军力量，同时又以直升机母舰或中小型航母编队保护日益扩大的全球能源经济命脉。



美国海军招募军人的口号曾是：“Join the Navy, See the World”，如今也是以此吸引年轻人去“Experience the Life”，or “Accelerate Your Life”。海军军人厌倦了枯燥乏味的海上生活，就调侃为“Join the Navy, See the Sea”。现在有丰富多彩的网上世界，海上的生活应该可以忍受多了。

如果时光倒流，我一定会参加海军或海军学院，十年前带女儿到安那波利斯海军官校参观，就是想鼓励她的兴趣，显然没有成功，但我很奇怪女儿怎么会跟着我兴致勃勃的看军舰，没好意思问，估计她还是对祖父的海上生涯有好奇和兴趣。我人虽然在中西部住，心里常惦念着有一天迁到海岸地区，因为一个人只要在海边走走，就可以感到个人的渺小，人生的短暂，又令我深感真是应该及时行乐行善，而且好死不如赖活。

写中文很费时间，妻子知道我写，就认为是“不务正业”。我就此搁笔，回正业几个月再说了。

明尼苏达州从来也没有什么全国性的新闻，8月1日傍晚6点另几分，其35号交通要道的公路桥突然倒塌到密西西比河中，于是全国广播，成为好几天的头条新闻，并惊动全球媒介。

那桥在明尼阿波利斯市中心和明尼苏达大学主校区边上，据说是密西西比河全程中最狭窄的一段。我们过去戏称其为纳税桥，因为过桥那段路的速度限制在时速35英里，无论是我这样的老土地或是外来客，根本不会留意到如此低速。常有警车看守，可以轻而易举的开一大堆超速罚单。到明州来过的朋友，我肯定都走过那桥，有无都吃过罚单就不得知了。

那天约好6点半和朋友们和中国来的一批人吃晚饭，本来计划先去办公室取邮件，然后到饭店。后来因为那里有球赛，怕车辆拥挤，就直接去了饭店，想不到竟然出事。我妻子每天就是这个时间都要经过此桥，好在那天她去学戏了。陈老师的妻子打电话找我，因为陈老师也在学戏，否则在明天下班也是要经过此桥。

最先来网邮问候的是加拿大的校友纪光，我们在高安路第一小学和位育中学一起长大，几年前达

三纪光夫妇来访，我们在这桥上数度来回，谢谢达三纪光夫妇的问候。

据说全美国有4000座桥应该修缮，需要的经费是4800亿美元，无独有偶，政府在伊拉克开战以来也正好开销了4800亿元左右，我们作为纳税人和投票者是否应该有所作为？

一座桥说塌就塌，似乎和人生一样，不知那一天病倒或一去不返，是不是应该乘健康的时候多多享受多多行善。如果我做总统，社会福利制度将改为民众在30-50岁之间不用工作，悠闲离休阶段，30之前和50之后是努力工作阶段。

## 35号洲际公路桥的倒塌

六届校友 瞿德霖



## 初学国画

六六届校友  
叶秋怡



我从小喜欢画画，不过没有什么画画天才。考进五十一中学后，就一直主攻数理化。高中毕业时遇上文化大革命，分配到牛棚里当挤奶工，十年后上大学，然后到德国留学，再赴美工作，先是当科学研究员，后来到微电子公司里当工程师。三四十年就这么忙忙碌碌地过去了。我一直是个工作狂，常常没日没夜地在实验室里测试，在数字堆里分析，写种种报告，还要忙于应付各种会议。多年下来，几乎已习惯这种在公司打工的生活。一晃已近退休的年龄，想到即将到来的退休生活，不免有些紧张。曾经看到一篇文章说：人们需要花近十年的时间来培养起一个嗜好，以便适应退休后的另一种生活，避免因生活转型而带来的空虚。我便留意为将来的退休作准备。

一年前，很幸运地得到了一个到新加坡作技术转移的外派工作。新加坡大部分人口是华人，中华文化的气氛很浓。我一到新加坡就到处找教中国画的课程。先参加了新加坡南洋艺术学院的业余中国水墨画班，但是在南艺学习了半年就退出了，因为那儿的教法既缓慢又拘泥于古法，我在新加坡的时间有限，不能只在基本功的训练上花这么多的时间。经同学介绍，我到林禄在老师开设的画室里学画。

林禄在老师来自中国福州，十多年前来到新加坡发展，在这岛上多处开办了国画班，至今已很有成果

。他的画富有色彩，这与他早年学油画出身有关。每次上课，林老师先化上十来分钟评论学员的作业，他对我们的作业既鼓励，又指出了改进的方向，使我们受益匪浅。然后，老师铺开画纸，挥毫作画，还不时讲解一些要点，十五分钟到半小时后，一张美丽的画就展现在我们的眼前。我们一面看老师画画，一面记笔记，因为老师的色彩用得最多，不记下来，过一会儿就会忘了。然后，大家在学生的画室里临摹老师的这幅画，林老师不时在旁加以指导。在林老师的国画班上，我们不仅学习了传统国画的梅兰竹菊，也学习到带有西方油画风格的色彩丰富的新颖国画。在这样的教学方式下，我学会了不少绘画技巧，能够画出一些美丽的画面了。

学习了中国画，我深深地体会到中国画不愧是中国传统文化中的一大瑰宝。国画所用的笔，墨，纸，砚都含有深厚的中华文化底蕴。中国画用的是宣纸。宣纸有生宣，熟宣之分，熟宣主要用于工笔画，而其余的书画大都用生宣。我学的是大写意花鸟画，很讲究宣纸的质量。中国宣纸真是件神奇的东西。在一张薄薄的宣纸上，一笔下去，墨彩就在宣纸上迅速地化开，取决于沾水的不同，可以产生浓淡干湿不同的墨韵。国画用的毛笔比我们小时候练字的毛笔要大，笔头长达五六厘米，在笔根，笔肚，笔尖，沾上三种不同的颜色，唰唰唰的几笔，就可以一气呵成地画出一朵绚丽灿烂的牡丹。在作画时，我常常感到不仅是我在用笔画，而且那宣纸和画笔都在帮着一起作画。水墨的不同程度的渗透，颜色的相互交融，常常给我意外的惊喜。

由于学画，我开始喜欢看画册，也读了不少画家的传记。在被那些名画家的刻苦精神感动的同时，我也注意到大多数画家都很长寿，九十多岁到一百多岁很多。在吴冠中的“我负丹青”一书里讲到他曾患有严重的肝病，几乎到了无药可治的地步，他就干脆放弃吃药，用全身心去画画，那肝病居然不药而愈。他解释说，画画往往需要站着画很长时间，久而久之，就练出了气功。类似的靠作画而治愈疾病的故事在其他画家身上也有发生。

我曾经历了一次林老师发气功的过程。那是在一次上课时，大家围坐在大画桌周围，聚精会神地看林老师作画，突然，我感到一阵头晕，觉得那张大画桌向左滑动了一下，正在疑惑是否是自己的幻觉，听到桌子对面的一位女同学说：“咦，这桌子怎么动了？”“是啊，我也感到桌子动了。”我赶快接着说。正在作画的老师抬起头，笑笑：“大概是我发了些功吧！”这下子，我可真的服了我的老师，他不仅画画得好，还居然会发功！！当然，凭我们这点功底，要练到老师的功力，还有长长的一段路。不过，我相信，画画确实对健康有益。要不然，怎么会有这么多长寿画家呢？

比起以前的学画，在当今时代学画条件非常优



越。早年，印刷技术不发达，要看到一幅好画不容易，许多名画家都要收藏一些名画以便鉴赏临摹。那些名画很贵，只有少数有家底的画家才有能力收集古画。现在，印刷业高度发达，尤其近年来，中国大量印刷名画家的画册，每个人都能买上几册，了解各派名画家的风格。互联网的崛起，也使人们能方便地寻找临摹范本和了解近代画坛的新动向。另外，现代的电子技术发展为学画带来极大的方便。每次上课，我都带上数码摄影机，把老师的示范画照下来，回家后打印出来，再临摹一番。

画中国画给了我极大的乐趣。以前我满脑都是工作，数据，课题，学画以后，我开始喜欢看各种自然风光，欣赏大自然的各种色彩变换。现在，画画占据了我大部分的业余时间。我感到能在忙碌的生活中偷取片刻闲情，神游于彩墨之间，实在是一种幸福。我每作完一幅画，挂在墙上欣赏，开始感到很得意，过了两天，就越看越不满意，于是再动手画一幅。学画使我的生活变得充实，我不再担心退休生活时可能的空虚无聊，我向往着即将到来的退休，那时候将能有更多的时间画画了。

今年，我用自己的画作了贺年卡分寄给亲朋好友们，收到很多好评和鼓励。令我感动。我把初学国画感想写出来，和大家分享。



恭  
贺  
新  
禧



2007年正月初一，部分纽约地区校友欢聚一堂，品尝春节火锅。

左起：宋薇楚，王南田（站立者），王师尧，许建，罗首初，徐慧丽，陈申根，高运萍，田瑞芬。

六七届高中 徐慧丽

请你告诉您的同学, 同学的同学来加入:

WEI-YU HIGH SCHOOL ALUMNI ASSOCIATION  
*NORTH AMERICA CHAPTER*

NAME (CHINESE): \_\_\_\_\_ (ENGLISH) (MR./MS.): \_\_\_\_\_

MEMBER NO. \_\_\_\_\_,  TEACHER,  STUDENT CLASS (YEAR) \_\_\_\_\_ JUNIOR, \_\_\_\_\_ SENIOR

HOME EMAIL: \_\_\_\_\_ PHONE: \_\_\_\_\_ FAX: \_\_\_\_\_

HOME ADDRESS: \_\_\_\_\_ CELL PHONE: \_\_\_\_\_

COMPANY: \_\_\_\_\_, POSITION: \_\_\_\_\_

BUSINESS EMAIL: \_\_\_\_\_, PHONE: \_\_\_\_\_, FAX: \_\_\_\_\_

BUSINESS ADDRESS: \_\_\_\_\_

EXPERTISE/SPECIALTY: \_\_\_\_\_

PREFERRED EMAIL ADDRESS:  HOME,  BUSINESS, PREFERRED MAILING ADDRESS:  HOME,  BUSINESS

PREFERRED TELEPHONE:  HOME,  BUSINESS,  CELL PHONE,  PLEASE UPDATE MY INFORMATION

I WOULD LIKE TO JOIN THE ALUMNI REUNIONS AND ACTIVITIES OF THE FOLLOWING REGIONS:

EASTERN USA  WESTERN USA  MID USA  SOUTHERN USA  CANADA

I RECOMMEND (NAME) \_\_\_\_\_ AND  I VOLUNTEER TO BE THE REGIONAL COORDINATORS OF:

EASTERN USA  WESTERN USA  MID USA  SOUTHERN USA  CANADA

I CAN HELP FOR: \_\_\_\_\_

MY SUGGESTIONS: \_\_\_\_\_

PLEASE DO NOT:  CALL ME,  SEND ME EMAILS,  SEND ME WEI-YU PUBLICATIONS,  CONTACT ME

I HAVE PAID THE MEMBERSHIP DUE FOR THIS YEAR.  I AM SENDING A CHECK WITH THIS FORM FOR:

MY MEMBERSHIP FEE (\$10.00/YEAR) \$ \_\_\_\_\_ OF YEARS \_\_\_\_\_

MY DONATION OF \$ \_\_\_\_\_ TO  ALUMNI PUBLICATIONS,  REUNIONS,  WEI-YU HIGH SCHOOL

SUPPORTING FRIENDS (NAME) \_\_\_\_\_,  OTHER \_\_\_\_\_

SIGNATURE: \_\_\_\_\_, DATE: \_\_\_\_\_

PLEASE MAKE YOUR CHECK PAYABLE TO HUILI XU. PLEASE SEND YOUR COMPLETED FORM AND CHECK TO HUILI XU, 72-35  
112TH STREET, #2C, FOREST HILLS, NY, 11375.

(YOUR MEMBERSHIP FEE AND DONATION WILL BE LISTED IN THE NEXT ANNUAL PUBLICATION "ZHONG SHENG".)

# 征稿启事

亲爱的校友们：

〈钟声〉编辑部全体同仁向你们问好并向你们征稿。

我们的校友会是联谊组织，它的性质决定了〈钟声〉既不是专业杂志，也不是文学爱好者的沙龙，而是一个以“分享”为宗旨，让校友交流思想抒发情怀的园地。在这里，我们可以畅谈在事业上拼搏奋斗的心得体会，也可以倾诉在家庭中尽心尽职的酸甜苦辣；我们可以分析在社会上交朋结友的为人之道，也可以解剖在职场中左右逢源的处事技巧。我们可以细说云游世界的奇闻异闻，也可以传授享受现代文明的方法诀窍；我们可以议论时事政治，也可以点评文学艺术。

换言之，在〈钟声〉上，你可以介绍你读过的书，看过的电影或戏剧，品尝过的美食，逛过的商店，欣赏过的音乐，游览过的青山碧水，参观过的古迹和博物馆；你可以评点一盘绝地逢生的棋局，一场扣人心弦的球赛，一处令人流连忘返的景点，一本传世的经典著作；……甚至，平淡生活中的点滴经验和旁门左道的传奇故事：一篇菜谱，一个笑话，一段育花经，一种投资方法，一条养生之道，一次惊心动魄的险遇，一则科学新发现的消息，三言两语也好，长篇大论也罢，都可以写来发表。我们的原则是文责自负，来稿照登——这个园地既要有参天大树，也要有百花吐艳，更少不了茵茵绿草地。〈钟声〉既是大家的园地，我们每个人就是园丁。有了园丁的尽心勤力，还怕没有〈钟声〉这个园地的生机勃勃，花木繁茂么？

在此我们向已经为〈钟声〉写过稿的校友表示感谢，希望你们再接再厉。同时希望没有动过笔的校友来稿。稿件最好以可编辑的中文电子文件（英文也可以）Email给我们，存在磁盘或光碟片上邮寄也可以（当然，我们也欢迎手稿，只是编辑部人手财力有限，所以希望尽可能为电子文件，以减少文字输入的工作量。）。

特别感谢 田瑞芬，罗首初，叶善章，华非非，赵燮雨（华菲菲夫婿），许建校友将许多手稿输入成电子文件，费时费力。王师尧校友提供多幅照片，使本期钟声丰富多彩。还有许多校友多方贡献。再此一并致谢！

祝大家健康，快乐！

2008 〈钟声〉编辑部：

蒋青，瞿德霖，吴攸承

校友会召集人：徐慧丽

〈钟声〉收稿人通讯地址：

蒋青

Mr. Qing Jiang

Email: [qingjiang@hotmail.com](mailto:qingjiang@hotmail.com)

514 Berkley Road

Tel: (610)617-0368

Nerberth, PA 19072

鉴于邮费及印刷费的不断增加，从2009年起，我们将不再邮寄“钟声”给最近连续四年没有交校友会会费的校友了。捐赠过100元以上的校友及老师将继续收到免费的“钟声”。你若希望继续收到“钟声”，请不要忘记2008年会费。

**〈钟声〉编辑部提请各位校友注意：**

**本刊各篇文章的内容均由撰稿人负责，编辑组成员尽责为各位校友义务服务，和文章的观点无关，希望大家理解，谢谢。**



左图：蒋青，倪凡，迟宗景，王敦平，杨维礼，周嘉瑜  
 下图：周嘉瑜(前)，杨维礼(后左)，倪凡(后右)  
 文章见第五页。



右图：周嘉瑜，黄锺



左和左下图：部分校友在新泽西州大西洋城留念，  
 2007年5月28日



封底：  
 美加校友及家属聚会于在薛嘉禾宅邸，2007  
 年5月26日

10/28/07回母校参加67届高中毕业40周年聚会活动的旅居和曾旅居美  
 加的校友合影



Volume Forteen January 2008

**Shanghai Weiyue Alumni Association North America**



Printed in USA